

新詩

第三次創作特輯
 新詩之輯(上)
 一月特大號

元月裏來梅花開
 新年來咧郎沒來
 郎快來吧儂有事
 看儂新穿紅繡鞋

農村情歌——陳乃勇繪與文



太廟圖書館分館

請讀藝生各種叢書

- | | | | | | | | | | | | | |
|------|------|------|-------|----------------------|------------|---------|--------------------|--------------------|--------------------|--------------------|--------------------|--------------------|
| (三) | (三) | (二) | (十) | (九)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 友 | 鳳凰嶺 | 鳳凰嶺 | 童年彩色版 | 同心二集 | 虹橋集 | 尋夢者 | 同心集 | 蘋果樹 | 婉君戲曲集 | 摘果錄 | 盞甲山 | 盞甲山 |
| 謝溥謙作 | 謝溥謙作 | 謝溥謙作 | 狂夢作 | 白蘭汀子 田軍 吉戈木 金鳳 嵐瑯 狂夢 | 顧視一作 洋宣紙精印 | 高爾斯華綏原作 | 穆穆作 內收「六點半」及「冤獄」二劇 | 穆穆作 內收「六點半」及「冤獄」二劇 | 穆穆作 內收「六點半」及「冤獄」二劇 | 穆穆作 內收「六點半」及「冤獄」二劇 | 穆穆作 內收「六點半」及「冤獄」二劇 | 穆穆作 內收「六點半」及「冤獄」二劇 |
| 每散冊 | 每散冊 | 每散冊 | 每散冊 | 每散冊 | 每散冊 | 每散冊 | 每散冊 | 每散冊 | 每散冊 | 每散冊 | 每散冊 | 每散冊 |
| 一元五角 | 一元八角 | 一元二角 | 一元四角 | 一元五角 | 一元五角 | 一元五角 | 一元五角 | 一元五角 | 一元五角 | 一元五角 | 一元五角 | 一元五角 |

請君試用

高等品質
低廉價格



五花肥皂

又新製皂廠出品

廠址：水磨胡同甲十三號

電話：借電話東局三一四四



武神牌 紅帽牌



正昌烟公司

西長安街西路口北

天津紫房

北京分社

租售 結婚用品 既新又廉

新娘手花	小孩禮服	新郎禮服	伴娘頭花	伴娘頭紗	伴娘禮服	新娘頭花	新娘頭紗	新娘禮服
花車樂隊	喜封飯條	禮簿門簿	碎紙紙條	大小紅花	女孩頭花	提紗花籃	男用襟花	新娘掛花

先期預定 優待辦法

二月前七折 一月前八折 七天前九折



您如買高低壓電機水泵(即電力吸水機)請到北京西單關才胡同西口跨車胡同八號同益機器工廠專門精製各種電機水泵大小均備有現貨對於煤礦澡堂樓房售水井使用特別相宜定價低廉部廠為歡迎主顧起見定有担保使用期而且無代價與貴客按裝(以北京城內為限)試用合式時請貴客再付款以示鄙廠之忠誠於顧客也

北京同益機器鐵工廠

廠址：關才胡同西口跨車胡同八號
電話：西局二五七九號

厚生銀號

資本金收足國幣五十萬元


於三十一年一月一日改組成立

特設紀念存款

每戶五百元	存額	存利率	存期限	存額
一年定期	一分四厘	一年	五百元	五百元

其他各種存款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前外長巷上二條四十五號
電話：南分局經理室三一九號 營業室二〇二號 地址



康壽守牌牙刷

是醫學家所設計，醫學家所指導，醫學家所創造。刷式大小合宜，刷毛軟硬適度。銷售以來人人愛用，個個歡迎，誠為日常生活上之必需衛生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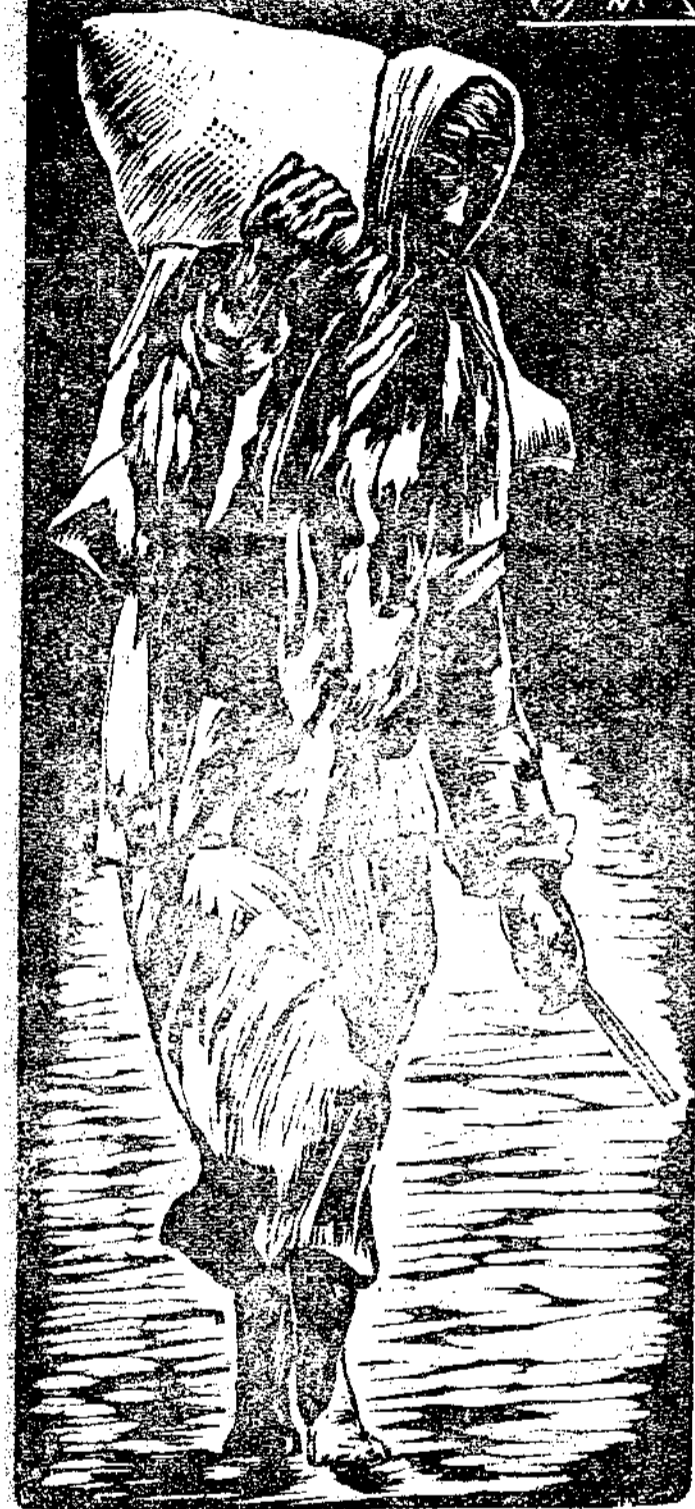
牠的優點

- 一 新式
- 二 消毒
- 三 衛生

廠址：東安市場正街八號
電話：東局三二二一號

1941-10-1

楊鮑



血與汗交流

楊鮑木刻

封面：陳乃勇作

本期目錄

〈第三次創作特輯〉

- 由吶喊談到鄉土文學之興起袁獻星(七)
- 未亡人.....吉戈木(八)
- 夜景.....(十四)
- 械鬥(下).....白蘭(十六)
- 娼門怨(上).....二水(三六)
- 病.....曹原(三九)

〈新詩之輯(上)〉

- 散文詩三首.....李曼茵(二七)
- 十四行第七十三首.....劉榮恩(二七)
- 夏景.....黃肅秋(二八)
- 山居二章.....顧視(二八)
- 湛靜的夢.....騷予(二九)
- 失落.....端木文心(二九)
- 哀歌.....岳倫(二九)
- 狂風外一章.....田葦(三十)
- 周璋詩選.....(三一)
- 陶隱詩選.....(三二)
- 醒.....劉朋(三二)
- 菲力詩選.....(三四)
- 陳梅詩選.....(三四)
- 風塵吟.....狂夢(三四)
- 車中行.....李嘯倉(三四)
- 深夜.....白金(三四)
- 悼失.....李建(三四)
- 城.....劉溫和(三四)
- 戀人讚.....黃茶(三五)
- 她的心不在墳墓裡.....何太樞(三五)
- 呻吟輯.....蔓芸(三五)
- 夜夢.....王松芳(三五)
- 五月之歌.....范帆(三六)
- 日照.....小造(三六)
- Quassains.....上官蒂(三六)
- 心.....王琅(三九)

〈第一屆木刻展天津出品選〉

〈女藝春秋〉

- 〈世界女人軼事〉.....王冷(四三)

各雜誌社舉辦座談會 (下)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之最有效

辦法維何？並應如何進行

在中國方面，只有提倡「孔子學說」，將孔子思想，深入一般人之腦海，則共產說，無由而入矣。

當此共產黨，以唯物史觀，強行世界，而須從檢討共產主義思想起。

傷其思想，先能認識其本質，以便謀對策，而毛澤東的民主主義，從批判起。

對的必要的。新民主主義，從批判起。

產論上，文化人對抗共產主義之認，有效的辦法，是使人人得共

理主，文化人對抗共產主義之認，有效的辦法，是使人人得共

中肯，類如共產思想，應予人性改革，與社會生活，為最

經濟基礎之錯覺，認錯為應予人性改革，與社會生活，為最

利用種種方法，以粉碎共產主義之虛偽宣傳，而獲得

錯與罪惡，以粉碎共產主義之虛偽宣傳，而獲得

思想戰之勝利。以粉碎共產主義之虛偽宣傳，而獲得

不外從常理的立場，及學術的立場，論述共產

主義之誤謬，為推行此事，則政府當局，協力反

共言論之發表，補助反共刊物之發行，實為

要着。

文化人對抗共產思想，應盡量發揮共產

主義之罪惡，於各個作品中，因勢發揮，或

重學理之批判，或舉事實之證明，而事實尤

盡量宣傳共產思想之矛盾及陰謀，如尤其

於各項小品文及文藝小說中，以動人情感之力量，收偉大之實效。

別有密切關係者，而論，空以與民衆生活於

共同之中心思想，須有整個之組織，樹立一種

普及之文化，為抗共之利器。

採用文字，本即重擊其毒。

效，使人人皆能將思想，重擊其毒。

之理，澈底評擊共產主義根本。

有利之文字，並積極發揚東方文化。

惡暴露之，以文藝之普及，及本國少年進行之

之立場，予以嚴格的批判。

應以新民主主義精神，盡量發揮。

肅正其思想，以最淺近之事實，反駁其謬。

歷史，應以新民主主義精神，盡量發揮。

應以新民主主義精神，盡量發揮。

應以新民主主義精神，盡量發揮。

應以新民主主義精神，盡量發揮。

應以新民主主義精神，盡量發揮。

應以新民主主義精神，盡量發揮。

應以新民主主義精神，盡量發揮。

應以新民主主義精神，盡量發揮。

應以新民主主義精神，盡量發揮。

之各點，應將共產思想之危險及其不適中國社會

衆有所明瞭，即可收到對抗之有效辦法。

關於中日文化人真正親善與合作方法問題

按目前的國際大勢看來，中日非一種口號，

善，必心理，中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的化，必心理，中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亞的化，必心理，中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親善的化，必心理，中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文化人，多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對英美的，多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優美，多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對英美的，多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充分的，多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往因，多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的偉力，多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候，多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心，多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這，多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刻，多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刻，多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刻，多日緊密的人，應首先放棄輕視

這是五、多給中國文化人機會去日本參觀，有文化人的特點。日本現代的程度，再叫日本獨

種工作，中日文化交流，這是在目前最要緊一
人也不喜讀，中國文化人所寫的文章，中國未
文也絕不可輕視，因此，我兩國互望互相的翻
協會對這工作努力，今後，藉於互望互相的翻
親善，自會增無減。露，中日兩國互望互相的翻

名雜誌作者之作品應採取密切聯絡，日本各著
日，中國各雜誌之優秀作品，亦應定期交換，中
以日本各雜誌或特闢專欄，舉行定期交換，中
日文化人於每年內並應有定期座談之機會，中

中日文化人為增進中日真正之親善，必須使
文化人兩朝野名流，至多僅可為文化、經濟
，親善文化，而民族性格各方面。 (中國公論)

行爲與言論上，須特別留意。以個人之親善，則在
如每月由日本派遺著名學者，數人來華講學，同
由中國派遺著名學者，數人來華講學，同
也。一層了解與聯繫，真正之親善，自可期待

手，其文化人增進中日真正親善，當由文化入
合與物，由淺入深，使國人對華文發生興趣，日
生應以高日理人研究，純正親善的立場，發
其能，力謀兩國人民思想逐漸接近。發
實，爲了增進中日之關係，達到真正親善之

化，利用一種綜合的藝術的嚴正的刊物，
有正統的介紹中日兩國文化之藝術的嚴正的刊物，
現國人的更深刻的相互了解，如友誼，
有真正的人與人的合作，互相關心，
現國人的更深刻的相互了解，如友誼，
有真正的人與人的合作，互相關心，

如互生生活而增進研究，
能互生生活而增進研究，
能互生生活而增進研究，

，但交流，試舉一方法為言，
，但交流，試舉一方法為言，
，但交流，試舉一方法為言，

志，加強中日文化人之組織，
志，加強中日文化人之組織，
志，加強中日文化人之組織，

感情互相發揮意見研討一切問題，
感情互相發揮意見研討一切問題，
感情互相發揮意見研討一切問題，

想建設中國使成爲現代的健全
的國家有何具體意見

環境，我們根據客觀的要求，根據我們的民族
精神，我們根據客觀的要求，根據我們的民族
精神，我們根據客觀的要求，根據我們的民族

會，我們使好的領袖同時政治，經濟，社
會，我們使好的領袖同時政治，經濟，社
會，我們使好的領袖同時政治，經濟，社

新運動，建設新體制，
新運動，建設新體制，
新運動，建設新體制，

建樹，本刊爲謀中國民族之復興，對內主張
建樹，本刊爲謀中國民族之復興，對內主張
建樹，本刊爲謀中國民族之復興，對內主張

現方策，以期達到世界和平之確立。
現方策，以期達到世界和平之確立。
現方策，以期達到世界和平之確立。

國實，完成下列諸條件：
國實，完成下列諸條件：
國實，完成下列諸條件：

四) 剷除共產之殘餘勢力，遏止共產主義之萌芽；(五) 刷新全國政治機構，改善人民生活。

(吾友)

第一應當注重科學教育並獎勵學術，第二從新制禮作樂導民於正軌，掃除邪說與思想建樹東方固有道義精神，第三剷除貪污肅清，吏治的腐敗，實為中國政治上的大障礙，第四取法日本同時並要望於日本朝野的提携與指導。

(新少年)

建設中國使成現代的國家，不外從下列數端入手：甲、有統一的政府領導，並布固定的國策。乙、求與日本協力，以獲技術人材與資本缺乏之補償。丙、改善並統一教育，以求國民意志之集中，為建設新中國之基礎。

(新進)

新國民運動之……等六原則實為建設新中國成爲現代健全國家之要圖，同時尤須致力提高普及國民教育。

中國國民應全體一致信賴友邦，互相提携向東亞解放之途邁進，達到共存共榮之目的，自能完成現代健全國家。

(立言畫報)

一國之靈魂在於文化，欲成爲現代健全國家須先有健全之靈魂，故必須努力整個的文化事業之建設，尤將對於我國固有之東方文化提倡而復興之，實爲必要之方策。

(新光雜誌)

想建設中國爲近代的健全國家，當由知

識入手，如果沒有正確認識時代之國民，則無從言諸信仰的力量，當然一切社會活動便無從與談成果，所以普及國民教育與教育日的本身應加注重怎樣教育一個國民的事項。

(北京漫畫)

建設中國成爲現代的健全國家，必須澈底革新體制，強化政治機構，實施治強運動。

(回教週報)

三、樹立人民中心思想，作爲政府後盾。

(三六九畫報)

由各雜誌社組織訪日視察團，然後立於建議當局誘導社會之機能下，而使國家社會步入現代化。

(震宗月報)

每個國民均應自肅自戒，在政者應努力奉公，廉潔自持，以爲人民之楷模，人民應奉公守法，各習其能，各安其業，國家與人民成爲一體，戮力同心，則會日就健全。

(華北體育)

由澄清吏治，統一思想作起，並以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財不虛費，物不虛糜爲原則。

(新河北)

僑胞如能投資華北，實爲建設中國最緊要之條件，華北富有勞工以僑胞之資本，益以華北之勞工與土地加以友邦之技術的合作，相信可底於成。

(僑聲)

應實行中日滿緊密合作，取友邦之優點，培植自身爲現代健全的國家。

要輿論界 致奮起領導國民認識時代，

努力建國運動。(教育學報)

以全體主義爲施政方策，使軍官民聯爲一體。(新民報半月刊)

取法於日本，打破傳統的依賴英美之習慣。(中和月刊)

普及教育。(警聲)

與友邦提携，治安確保，開發資源，普及教育，國民心身之向上，勤儉奉公等。(藝術與生活)

新韻語

革新生活

勤對儉。舊對新。立志對開誠。同情對好學。善俗對兒民。常鍛鍊，整身心，大革陋習。到處要施行。布帛穀粟須寶貴。尊卑長幼辨分明。上下相維。節約廉明裕生活。官民互勉。奢華懶惰戕精神。

剷滅共匪

剷對滅。惡對兇。共產對妖烽。惡張對離亂。郊外對村中。禍百姓。孽千重。惡老對凶童。姦淫對屋宇。擄掠遍倉囤。鋤卻賊巢清萬里。擊來神鼓應三遍。斬草除根，從此光明首華北。救民建國。他日和平賴亞東。

由「吶喊」談到

鄉土文學之興起

袁歡星

不佞為創作「吶喊」匆匆又是一年，算起來這該是第三次的「吶喊」了。三年來北京重建文壇的成果，已是稍可告慰！雖然有人仍舊喊着「貧乏的文壇啊！」什麼的，那其實在患着近視眼的毛病，他並沒有回頭看看，也沒有推測將來會有什麼樣的進展。

所以，在稍有成就的北京文壇之如今，我們若依然空喊創作，似已非其時了。恰巧吳樓兄在中國文藝上提起「鄉土文學」的問題，所以，這第三次的「吶喊」就定為「為興起鄉土文學而吶喊」。

去年中的創作界較之前歲大不可同日語了。喻如：一開春的「色情文學的論爭」，十萬文字長篇的徵求（國民雜誌），報紙改革回易創作小說（民衆報），小說集的出版（張深切編），華北作家協會的成立，三六九畫報的新年贈小冊集，新報的恢復文藝版，時事畫報的每期創作獎金等等都十足表現出這一年中創作界的興盛。

本刊方面，因脫期關係，本身上對創作盡力忒微了，很是汗顏的事。但，在這一年中我們出版三本小說集，一為「同心集」，次為「同心二集」，再次為「鳳凰嶺」，這三集共收二十六篇小說，共二十餘萬字，也算遮蓋生本身之醜了。

「鄉土文學」的解釋，是富地方色彩的文學，而並不是僅限於農村方面的。我們以提出興起鄉土文學的理由，一是年來創作題材，不是陷於色情，即陷於灰色，很應當肅

清題材而一新面目；二是凡偉大的傑作，多是富地方色彩的，（這在藝術各種門中大都如此）也就是鄉土文學了。

本刊過去刊過的小說，其中却很多是鄉土文學，如黃軍的諸作，范紫的諸作等不勝枚舉。今後，希望盡可能的多刊鄉土文學，也希望別的刊物採取同一的路綫。

寫鄉土文學對於「人」，「地」，須要有精確的把握，而對於方言的運用，尤須有功夫，當然較之隨便寫寫要難的多。但我們寧願難，也不願馬虎從事，這樣庶幾偉大的作品始可產生。

其次，文筆人應當充實自己，訓練自己及多觀察多體驗生活，那樣作品始能成功，若徒自驕傲，目空一切，那無論寫什麼題材都不會好的。我覺得，你能瞞過編者，瞞過讀者，也總不該瞞過自己罷。那就應當速醒。由於「鄉土文學」之興起，我對本年創作界仍有幾點希望如次：

- (1) 希望三四年是「鄉土文學創作年」
- (2) 希望作家們多寫鄉土文學。
- (3) 希望各刊發表鄉土文學特輯
- (4) 希望本刊出刊幾本鄉土文學的創作集
- (5) 希望批評界及理論家來討論「鄉土文學興起」的問題。
- (6) 希望有的刊物辦鄉土文學的徵文。
- (7) 希望新人以鄉土文學「打砲」而邁入文壇。

去歲預約新書均已出齊

- (一) 藝生文藝叢書之七 童年彩色版 狂夢作 散文集 定價每冊一元四角 厚一百五十餘面 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藝生文藝叢書之九
- (二) 十九年集 謝溥謙作 散文集 定價每冊一元八角 共一百卅頁全部官紙印 十二月卅一日出版 藝生創作文藝之四
- (三) 鳳凰嶺 紅雪作 小說集 定價每冊一元二角 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藝生創作文庫之三
- (四) 同心一集 白蘭 汀子 田軍 金鳳 吉戈木 狂夢 趙謙 嵐卿 蕭喬 合作 小說集 共一百六十頁八萬字 每冊一元五角 十二月一日出版 藝生文藝叢書之一
- (五) 友情 畢某初等十餘人合作 共百八十頁包括新詩 散文小說戲劇各部門 集京津文人之精華 每冊一元五角 十二月卅一日出版 藝生文藝叢書之十
- (六) 鐵馬 陸白人作 新詩集 每冊七角 一月二日出版



未亡人

吉戈木

斯老太太立刻警覺地睜開了眼，看了看錶，合着眼，似乎在思索什麼。牀上的眉珠輕微地咳嗽了兩聲，他還是那麼不愛說話，我只好也啞吧似的陪着。

「後來就走了？」

「幸虧你爸回來把他請到書房裏去坐。」

眉珠把藥吃完，斯老太太看見外孫女有了說話的興致覺得非常高興。她湊到牀沿坐下。

「前天晚上你把人吓死了，現在好多了吧？」

眉珠微笑地點了點頭：「寶寶呢？」

「睡了。」斯老太太說着，柯老先生走了進來，他永遠是那麼精神和快活似的，一手拿着烟斗一手插在褲袋裏，從他的態度上簡直看不出他的愛女在患病。他進門時眉珠叫了一聲「爸」這老人應着，大步邁了過來。

「好多了，昨天真叫人着急。」斯老太太答說：「你還是把燈閉上吧，她怕亮。」

「讓我看看臉色。」柯老先生用手把女兒的下巴往起一抬，眉珠愛嬌地笑了。

「沒有病了，很好，臉色比我的還好呢。」

「柯老先生說完把中央的燈熄滅：『這兩天你可苦了外婆了！今天還是外婆單睡吧，叫老媽子來陪你。』」

「我請外婆單睡了，外婆不肯。」

「我不覺累，這樣做我放心一點。」斯老太太說。

「你大概又向外婆撒嬌了吧！」說完大家都笑了。柯先生又問了幾句短話，吩咐應該睡了自己便回到書房裏去。

「你爸倒好，遇事總不會慌成天那麼自在。」斯老太太在女婿走後說。

眉珠笑了：「爸有時還像小孩子一樣呢！」

今天外孫女病狀的好轉使幾日間疲乏了的外祖母得以安慰地休息了。眉珠趁這時候又開了台燈從牀頭拿出良人最後的遺筆，可是方讀了一半，斯老太太被燈光照醒了。

「眉珠，你又不聽你爸的話了，快叫我把信要過去放在自己的枕下溫和地說：『睡覺吧！』順手把燈也關上。」

事實上眉珠把那封信已流着淚讀過無數次了，她甚至可以背誦出來，那字跡很亂的信的內容是這樣：

眉珠讓我不至使你過分的悲傷，這信到你手的時候，我也許到另一個世界裏去了！

不必看你的信我早想像得出你等待的焦急，但我近日總有一個希望，我盼望我的病迅速好轉我好盡情地寫，然而事實上大夫却已在絕望地給我輸着血了！他們當然一切都瞞着病人，不幸我已察覺自己是無望的了！

施平君趕到以後他幾乎每日從早到晚

「外婆，誰來了？」

「沒有人，怎麼？」

「我剛才好像聽見有人開門。」

「那是施先生走。」斯老太太說着用手去撫了一下眉珠的額又抽回摸了自己的一下。

「熱。」眉珠極輕微地發出了這聲音，她翻了翻身。斯老太太趕快把被給塞嚴溫和地說：「別動，孩子，出了汗就好了。」

沉默了片刻斯老太太看見錶已指着九點她拿起紙包的藥面小心地打開倒在米紙上包成很小很小的紙球。

「眉兒，起來靠靠好嗎？待會好吃藥。」她過去把病人扶了起來，用厚大的枕頭墊着背，又把帽子給外孫女戴好，眉珠好像有精神了一點，無意中看見窗前的桌子上的蒲包指着問道：「外婆，桌子上是什麼？」

「是施先生給你買的橘子。」

「他什麼時候來的？」

「你剛睡着就來了，在這屋裏坐了半天

都坐在我的兩側，你最近的幾封信我們是一同讀的。眉珠，你那些溫柔的安慰的言語曾比醫生的治療更有效的增加了我和病魔掙扎的力量，但是，我現在已被死神驅至生之懸崖，我的力竭了，我再也無法躲避去邁那致命的一步！

眉珠，在這最後離去的刹那，萬感交集，我能向你說什麼呢？人生，悲慘的人生呵！在我這短短二十多個寒暑裏已經過了那樣無數的魔難，而在結尾又逢到如此淒涼的別離。眉珠，我曾暗自想過「死」我覺得「死」才是最後的安息與和平。在艱難又苦惱的生裏我會對這神秘的未來作過親切又美麗的想像，而現在當我將要跨到那一步之隔的彼土時我又無法抑制我的依戀了！眉珠，這是你，使我領略了生之優美；這是你，為我啓開了幸福之門！所惜的是對我這不幸者，那方才獲得的快樂的瞬間立刻又將成爲永逝。眉珠，寫到這裏我要告訴你現在最大的痛苦是我良心上對你的懺悔，我悔我給無辜的你帶來如此的不幸！眉珠，聽我真實的告白！我原不配愛像你那樣美麗那樣溫柔的天使，假如我們本不相識你現在應該是最可留戀的時光，你的愛情應該交給一個能使你幸福的有前途的青年，而不幸你邂逅了我，挑選了我，使你在可貴的青春裏就達到如此的悲劇！思及此我良心上所感的苛責是多

麼大啊！眉珠，我早想過我沒有權利與你結合，我無力使你幸福，然而到底我是這樣軟弱的人，來到純潔優美如你的靈魂的面前，我更失却了把握自己的清醒，當我刺那間感到自己理智被感情征服的時候事實上我已經做了一次追悔不及的恨事了！眉珠，你我結婚沒有盛大豪華的儀式，婚後也沒有初度快樂的旅行，在這不到兩年的日子裏，除了簡陋與貧困我沒給予過你所應得的享受。雖然，你的美德使你愉快地甘心心地爲我忍受一切，但這反而增加了我良心的不安。我會屢次要你等待，我無時不在暗自打算要用自己的力量來建立舒適的生活，然而現在一切都不及了，我宿命的的不幸使我對你行了一次欺騙，現在死就在我的眼前，而你的人生旅程還那樣悠長！眉珠，讓我怎樣和你說呢？讓我不至觸怒了，我棄你而去，想到你今後的淒涼我的痛苦和懺悔是多麼大啊！眉珠，我相信你愛我，你能原諒我，在我死前的一刻我要請你容納我最後的一個哀願！

眉珠，施平君是我唯一的知友，這天性良善誠實有爲的青年，他對我所表現的友情每每令我感激流淚，我相信他能使你幸福，他愛着你，他能做你終身的保護者你爲什麼不可以接受他的好意呢？眉珠，這件事我已經過了長時的思慮，唯有如此

方可消滅我良心的苛責不安於萬一！眉珠！憑你的愛，我敢乞你容納我這最後的懇求並且對你現在腹中的嬰兒，這將無緣和親父見面的孩子，你更不必洩露真實免得在他幼小的心上先投下不幸的暗影！

眉珠，我們要永別了，不要過分爲我傷心，死是生之必有的終結，雖然我的生命這樣短促，這樣不幸，但當我想到那些僅有的因你而得的幸福的回憶時我將滿足的離去。千萬接受我的話！眉珠，這信太短了，我希望他不至就是最後的一封，因爲我所要說的話還很多很多，但現在因我心這樣亂，我已無力再提筆了！眉珠呵，一切多像夢，我果然不能再握你的手再吻你的額了麼？……

夜深了，眉珠獨自仍舊醒着，爐火閃爍在狹的縫口，牠喚起了這年輕未亡人幼年時，同是這一間屋裏，在爐邊母親的膝上度過那些雪天長夜的回憶。往事像烟一樣地飄向渺遠的夢裏，人事的幻變呵！她不禁淒然了。

× × × × ×

柯老先生，這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是個五十歲的性近樂觀和幽默的人物。他除去到學校授課而外差不多整天埋在書齋裏。在別人的眼中，他似乎把腦筋用在書本上比用在人事上的時候多的多，可是當他暫時放開書本和人閒談時又永遠那麼使人暢快毫不悖乎人

情。柯教授的幼年家境很貧，不過他却很幸運，那正是他的婚姻十分圓滿，柯太太是很體使丈夫幸福的妻子，他們沒有什麼錢但很快樂，然而遺憾的是這美滿沒能延續很久，在他們婚後的第十二年，柯先生剛做了教授不久愛妻便逝去了，這大的打擊使本性樂觀的柯教授也克不過悲傷了，他當時曾對人說：「逢這件事以後我彷彿不是從前的我了。」的確，在那一年中這中年紳士是常常態度有些反常的。夫婦間只有一個孩子，就是眉珠。母親死去的那年她剛滿十歲，這弱小的心靈第一次遇到深深的創痛。

母親死後眉珠被送到聖瑪利亞女子學院里，這是柯教授遵照妻子的遺言而做的，因為院長斐納洛斯女士是柯太太生前的良友，眉珠的兒時一直在父母異常的珍愛下長育着這幸福的小靈魂，可說從未受過絲毫的侵害唯其如此，竟甚至不免帶有少許的驕縱了。這樣，十歲母親死去又立刻被送到一個生疏的地方自然會感到大的悲哀，在起初眉珠雖有院長格外的優遇也常常獨自哭泣，父親必須至少每星期來接回家去一次。後來日子久了，對於學校的一切開始習慣，眉珠優美的性格又獲得好全校師生的好感，連一個最驕傲的上級的混血兒的姑娘也常在遊戲時推眉珠做女王公主而自己屈充朝臣了。漸漸地，眉珠在這裏得到珍貴的友愛，對這學校遂不覺感到一種親切的家庭的情緒了。這修道院

的學校，周圍是聳高的牆壁，裏面有莊嚴的彌撒，悠揚的歌聲，沉沉的晚鐘，這樣眉珠和不到二百個歲數彷彿的友伴在這和平安靜又嚴肅的環境裏，送走了她八年漫長的歲月，當她走出學校時已是一個成熟了的多思，溫雅，謙讓的少女了。

在眉珠住校的時節，小小的家裏就只剩下父親和一個老女傭了，柯教授下課後除了偶而的和朋友來往外永遠是禁閉在書房裏寂寞地打發着日子，至眉珠畢業前一年，他爲了新担任了主持社會問題研究座談會的事情，因而家中才常有很多學生往來。在這機會上得以和沙之林熟識，柯教授最近担任的工作遂決定了女兒一生的命運！

那時沙之林是大學二年的學生，這青年人的幼年很不幸，據他告訴朋友他家庭的情形是這樣：外祖父是一個勤勉正直的商人，因爲運氣不好一次買賣虧空很大，恰巧他最大的一個債權人是當地一個紳董，他的小兒子看中了這商人的女兒。那兒子因爲名譽不好知道是提婚是不會成的便和縣官勾好利用債權來要求婚姻，當這個消息傳到外祖父的耳裏的時候他氣得抖了，聲明寧願入獄也決不妥協，可是沙之林的母親，這老人的女兒的孝心使她自告奮勇地去接受苦難了。她崇高的動機是解救父母的困危，她飄渺的希望是乞願丈夫的改悔，結果父母在無可如何中同意這親事了。在初婚的時節，因爲沙之林

那時候沙之林是大學二年的學生，這青年人的幼年很不幸，據他告訴朋友他家庭的情形是這樣：外祖父是一個勤勉正直的商人，因爲運氣不好一次買賣虧空很大，恰巧他最大的一個債權人是當地一個紳董，他的小兒子看中了這商人的女兒。那兒子因爲名譽不好知道是提婚是不會成的便和縣官勾好利用債權來要求婚姻，當這個消息傳到外祖父的耳裏的時候他氣得抖了，聲明寧願入獄也決不妥協，可是沙之林的母親，這老人的女兒的孝心使她自告奮勇地去接受苦難了。她崇高的動機是解救父母的困危，她飄渺的希望是乞願丈夫的改悔，結果父母在無可如何中同意這親事了。在初婚的時節，因爲沙之林



宋野琴木刻

泣哀

的父親是最小最得寵愛的兒子所以她在富有的大家庭裏並沒受到什麼痛苦，但不久家勢便衰了下來，又加上丈夫的心逐漸傾向家庭以外她便增多了苦怨。到分家以後沙之林的父親更成了放蕩不軌的無賴之徒了，每天嫖妓賭博，這樣在沙之林出生的不久家裏便已陷入顯然的貧困。在他幼年的記憶裏父親是個極可怕可恨的人。常在打罵兒子的時候說：「小討債鬼！都是你娘，要不我的家還財不了呢！」並且他還用種種方法向母親逼迫最後的財產，結果連她預備給兒子讀書的一點膏餉也被強奪了去。在這樣不幸的環境裏，沙之林忍耐不下去了，於是當母親死後

的第二天便獨自一個人跑到都市裏去。那時他十八歲，除了從家中帶來一點僅有的旅費而外他什麼也沒有。幸運地不久他在報上看見一個西洋牧師徵求書記的廣告，這機會立刻解決了他的膳宿問題，在那裏他所作的是幫助牧師抄寫一點書籍，其餘的時間這刻苦努力的少年便用在自修上面。後來過了很久為了要找將來的出路，他經了牧師的周旋得了投考大學的許可，立刻合格了又得了獎學金，自此這青年的生活到了轉機他開始覺得前途有大的希望在等待着了，那年他二十四歲。沙之林的學力在入學不到一年便

得到教授們的賞識，課餘常被托幫忙整理講義得一點報酬。那時的父親已身染了很重的痼疾嗜好，聽說兒子在大學得了獎學金便

寫信來要錢，這信中語句不像從前的口吻了，寫得很可憐，信到這青年的手裏時使他追憶起幼年和母親來，他流淚了，結果他還是把自己僅有的積蓄寄給父親來維持他垂危的生命直到大學三年父親的死。這不幸的遭遇和經歷的痛苦造成了他愛沉默多憂鬱的性

格。沙之林在大學是常常孤獨的，他只有一個感情極好的朋友施平，那人的環境正和他的相反，家庭和美而富裕，父親早年參加過革命後來年紀一大便退隱了，只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施平的姊姊比他大許多早已結婚，因此家中就剩下他和老年的父母了。施平和沙之林發生真摯的情感一半是由於他欽佩朋友的人格和才力。沙之林在這性格溫厚的人的眼里是一個英雄！沙施兩人自大學一年便同級，即是出入於柯家的時候二人是也常常在一起的。

柯教授主持的研究會每星期有定例的兩次，參加的共有十多個學生。開始時正是眉珠由聖瑪利亞學院臨畢業的一年，她有時由學校回家常和這些學生相遇，因此大學中差不多誰也知道了柯教授有一個美麗溫柔的女兒，並且這女兒的一切也常成爲學生們談天的話題。

但在眉珠這方面呢，這在修道院式的環境中所長成的少女，雖已有十八歲的年紀，却並不像一般學生的女學生們似地敢對自己

未來和異性關係上做恣意的想像，思想上的束縛造成了舉止上的迴避與拘謹，而且，每當回到家裏的時候除了父親之外所爲伴侶的仍還是同校中的朋友，至於那些研究會的學生們，除了相遇時的禮節而外是決談不到再進一步的交往的。

這樣過了一年眉珠由學校搬回家裏的時候情形便不同了，她的臥室正鄰着父親的書房，隔壁學生們的談笑在她的生活里漸成了熟悉的聲音，在狹小的家裏自然是和這些客人很有接觸的機會的，又加柯教授後來正式把女兒介紹給學生們，有時眉珠還擔任了替父親招待的主人的職務。這時她的一切更成了教授的弟子們興趣所集的中心了。那些學生們對於這純潔的少女在內心都感到一種戀慕，但彼此似乎又都本能地看出眉珠的將來將屬於沙之林或者施平，因爲這兩個學生和教授顯然有着較深情感。

一次，青年會舉行公開學術演講，擔任者多是文化界的名流，但由柯教授的推薦沙之林以大學代表的資格得到參加的機會，不用說大學中去聽的人很多，那是一個秋天的下午，經過一陣驟雨天氣忽然涼了起來，眉珠想到父親出去時所穿的衣服很薄，便自己把父親的大衣送到青年會去。到時，正當沙之林演講開始不久，題目是討論社會中的犯罪問題。眉珠在人叢中看到台上的沙之林，這給了她第一次觀察他的機會。那沉穩的姿

式，清朗的言語和演詞中超特的見地立刻使她有一種欽佩的好感，這有為青年的風度把這少女的心打動了。

在預備室里柯教授看見女兒來給自己送衣服又加弟子的博得喝采，非常高興。屋裡陸續坐了不少為沙之林祝賀成功的人們，大家都興奮地談着，柯教授看看錶想起了一個約會便轉頭對沙之林說：「那麼你先同眉珠到我的家去，我大約要在別處稍微耽擱一下。」說完匆匆走了。

黃昏的時候，眉珠和沙之林走出青年會到了一條寬闊寂靜的馬路上。父親剛才的吩咐是多麼可祝福的呵，但她又立刻感到極大的不安了，因此，沙之林常到自己的家裏，和自己不是一個陌生的人了，然而在眉珠的一生中像這樣獨自和一個男子在路上走還是初次。雖這對方是自己仰慕的青年紳士，她的少女的心也不能不跳動了！

兩人默默地走了一程。

「柯小姐真是一個孝順的女兒啊。」沙之林終於先衝破了沉靜。

眉珠微笑了一下，沒說話。又走了幾步。

「柯小姐，今天在這麼多名流之中我真是在班門弄斧了。」沙之林謙恭地笑着說完看了眉珠一眼。

眉珠已覺出只讓對方一個人說話是很不對的事情了，可是她一時的緊逼却找不出什麼材料又停了一刻才鼓起勇氣說：

「爲什麼？沙先生講得很受歡迎的。」

「不過是同學們捧場罷了。」

「我覺得很遺憾呢，那樣好的內容只聽了一半。」眉珠說完忽然有些後悔自己唐突，不由得臉上泛起一陣微紅，這並未被對方察覺，沙之林對於這少女讚辭不禁感到興奮了，他的心也開始跳動起來：「柯小姐，你稱讚錯了，因爲稿子有一半是教授所寫的呢！」說完兩人都笑了。

「柯小姐對於我抱的犯罪的見解同情麼？」

「我其實還不敢回答這個問題，」眉珠停了一下說：「不過，當然，一個人的犯罪都是受他後天環境的影響的。」

「在這點上和我的意見完全相同呢。」

「不過，法律難道就應該廢止？」

「不，」沙之林笑了：「至少現在爲了維持社會的安寧法律仍須存在。但這和同情犯罪者是兩回事，我的意思是說一切因犯罪而受到制裁的人全是他先天遺傳和後天環境的犧牲者。」

「那麼沙先生是說人是沒有意志自由的了？」

這緊逼的問題使沙之林小小吃驚了。在平時他只當她是一個天真的女孩子，沒想到她會懂這麼多，思想又來得這麼快。他覺得以前對她的估價很抱歉，他於是暗責自己判

斷的淺薄，同時這問題也使他不能立刻答覆了。

「對了，不過其實有時我也常常陷入一種不可解的矛盾中。」說着他們轉了彎。

「沙先生好像有着什麼主義的信仰。」

「不，我並不相信什麼宗教和主義，對一切我只說是僅有一個模糊的概念，柯小姐呢？」

「我是舊教徒。」

「對了，我連柯小姐是聖瑪利亞學院畢業也忘了。」沙之林抱歉地說：「但教授倒並不像教友呢！」

「父親不，只是我和母親信。」眉珠說

：「不過父親並不反對我們。」

「教授真是一位難得的好人物，有這樣的父親是可慶的。」

「可惜我的母親早已不在，我們的家庭太寂寞了！」眉珠傷感地說。

沙之林沉默了。他心里想到自己的身世更可悲了，接着他述說了一點自己過去的歷史。眉珠開始對這不幸的青年，這勇敢的鬥士，生出深摯的同情和英雄崇拜的情緒。

這次的步行在眉珠的生活里是一個初次的興奮的經驗，這經過雖短，但在她已成爲一種快樂的深刻的記憶了。這記憶遂常在這少女的孤獨里織成一片親切的夢幻，說輕了是憧憬的朦朧，說重了是初戀的顏色！

自此眉珠對那些常到自己家中的學生們



生寫園翁

刻木浪白

今天上午在
研究室和柯教
授談起暑期畢

業後的種種不意被觸到了自己的婚姻問題。
「那麼你也當然知道我的女兒是戀上你
了？」柯教授坐在轉椅上含着烟斗把腳放在
桌子邊上痛快地說。
「先生，我說的是實話，我這苦學生不
配……」
「談不到配不配，只要我沒猜錯，你並
不是不愛眉珠。」
「先生，我想施平他能比我使您的小姐
幸福……」
「可是我的女兒最鍾情你，之林。」柯
教授笑着瞧着對方，磕去了煙斗中的煙灰。
「您當然知道我是一無所有的，」沙之
林剛要接下去可是柯教授却緊逼地搶之過來
：「哈哈，原來你是看不上我這個銀行沒有
存款又連房錢也常拿不起的窮教授啊！」
「先生！」沙之林苦笑了。在大學的幾
年中，因為柯教授各方面的幫忙，他有說不
盡的感激。對於這老者他把有最敬愛的感情
，現在又說願把他唯一的愛女嫁給這流浪者
一般的自己，他的感激到達了頂頭不覺眼有
些濕了，他幾乎用了顫動的聲音說：
「先生，我愛眉珠，我信我比誰也更愛
她，可是我會屢次責備自己，我有什麼資格
？我實在不配去要求這樣一個天使一般的少
女的愛情，」他停頓了一下：「現在既然您
有這樣使我無法報答的好意，我：先生，這
關係眉珠一生的幸福，請您容我回去考慮一

的態度漸漸改變了，已往她只把他們看成一
體很少做過各別的分析，甚至連他們的名字
都未用心去記過，而現在她却時常去注意其
中每個人的特點了，但更重要的是暗中對沙之
林寄與了特殊的好感。

沙之林因為常做教授的助手，常常出入
教授的家，和眉珠見面的機會也就較多，自
從上次的談話以後每當再接觸時互相所感的
不自由的重壓輕減了，談話的材料和題目也
增多了，這屢次的接近便很迅速地建立了更
深的友誼，眉珠更仰慕沙之林了。有時在一
個人獨坐的時候思想常常要觸及那青年人的
名字，恍惚間甚至於浮起了自己未來的良人
的影子，但這只是剎那間想像的奔馳，立刻
也就會自責地制止了，好像是犯了一次罪

惡。

這心理的變化早已瞞不過眼力銳敏的父
親了，一次晚飯的時候眉珠正在想一件事情
發了呆，柯教授便挪揄起女兒來。
「眉珠，又在楞神了，想什麼？」
眉珠笑着搖了搖頭。
「不要騙我了，我記得你母親從前和我
戀愛的時候就是發呆呢！」
「討厭的爸！」眉珠嬌羞地笑着，用筷
子打了父親的膀子一下。在老父的面前她是
仍像兒時一樣的嬌縱的。
「哈哈——」柯教授大笑起來了。
第二年的春天。
晚上，沙之林獨自在宿舍後的草地上來
回的踱着。他仰望着晴朗的天空。往事的回憶

和前途的打算
給他的的是悵惘
·是哀愁·是興
奮又是神往。
「獲得這
純潔的可愛的
少女！」這思
想像電光一般
閃過他的腦際
。



下！

自研究室退出他的思想一直沒離開這個問題！「和眉珠結婚！」從相識不久這純潔的少女就會佔有他無數的幸福了，但他每次總自覺他這不幸的人沒有權利愛她，他好像只能從遠遠的低處來仰望她，她彷彿聖潔地立在天空，高高地，他無法去接近，他不配……！

然而最後這青年還是決定把自己交給那戀慕中的少女了，雖然曾有幾次他想到躲避起來免得使她這麼該祝福的人去過苦難的

日子，他似乎總預感着自己將有大的不幸。

沙之林和眉珠訂婚是在大學畢業考試完畢的第二天，僅過了一個星期，說財產是一無所有的，獎學金停止了，自己僅有的儲蓄有時還要替死去的父親填補虧空，結果他不但沒有剩餘反而倒欠了債。結婚的費用來自施平的供給。柯教授也沒有錢為這事也向大學預支了薪水。沙之林的婚後就住在柯家，幸運地大學當局立刻把他薦到一個中學去教書，職業問題解決了。這樣新婚中雖窮却是異常快樂的。眉珠的溫柔使沙之林第一次感到了人生的幸福。日子過了一年多，沙之林因為在中學太苦，所得的報酬太少，他想去謀一個較好的位置好清理自己的債務，使家境富裕一些。恰巧因施平的父親的介紹得到遠方一個都市的報館擔任編輯，薪水是很可觀的。

沙之林知道愛妻的心理，他安慰她說：「那裏到底可以多掙一點錢，還還債，我不願你這樣苦。眉珠，你只要忍耐一下，我把一切弄定就來接你，或是我稍有一點儲蓄便辭職回來，現在這點錢除去每月還債那裏够？而且不久你就要分娩……」

兩人終於離開了，眉珠已懷着孕。她竭力使未來的希望抑制別離的痛苦。丈夫臨行時，她把母親給自己遺下的一點財產全賣了，交給他做旅費和到達目的地後的開支。

結婚式便舉行了。這在大學中當然是個重要的消息，但大家却都驚訝好像眉珠的嫁沙之林是最自然，而且當然的事情。雖然施平愛上了眉珠，但他的柔弱的性格使他連表白的勇氣都沒有，他只在沉默中愛着。現在眉珠是沙之林的妻子了，他本能地不免有小小的嫉妬，但結果他還是內心替眉珠祝福和慶幸，因為在他的心裏只有像沙之林那樣有才力的英雄才配當選為眉珠的配偶。

新婚的別離是難忍的，眉珠心裏毫不贊助這件事情，但她是個服從的妻子，不願和丈夫抱相反的意思，阻攔他的志向，因此只說道：「何必到那樣遠的地方去呢？」她的意思是中學教員的薪水雖少但家里也可以過得去，她是願意忍耐一切窮困的。

故事說到這裏就不能不為這一對使大家愛慕的青年夫婦悲傷了。沙之林就事不到兩個月為了他指摘官廳的施政方針和憤慨水災救濟主持者的不法行為，又拒絕收買作了幾篇抨擊的社論，觸怒了當局結果被加上一個含糊的罪名受了拘留。雖然後來因沒有證據真相大白而得到釋放，但被押一個月精神與肉體的折磨又加沙之林平日工作過多致成虛弱的身體使他被釋放後就患了重疾，入了院，經過檢查，大夫證實了他潛伏肺病的危機。

畢業以後，沙之林正如他所

沙之林知道愛妻的心理，他安慰她說：「那裏到底可以多掙一點錢，還還債，我不願你這樣苦。眉珠，你只要忍耐一下，我把一切弄定就來接你，或是我稍有一點儲蓄便辭職回來，現在這點錢除去每月還債那裏够？而且不久你就要分娩……」

兩人終於離開了，眉珠已懷着孕。她竭力使未來的希望抑制別離的痛苦。丈夫臨行時，她把母親給自己遺下的一點財產全賣了，交給他做旅費和到達目的地後的開支。

這消息被眉珠知道的時候她急得幾乎狂了，她要懷着孕去探望丈夫但被父親阻止了，結果後來她施不起去了。這可憐的年輕的妻子每天眼睛濕着，她每天早晚吻着十字架為丈夫祈禱，甚至於絕食乞求丈夫的平安。但不幸的人呵，不到兩個月以後便接到丈夫所寄的最後的那封信，沙之林的病逝是在眉珠接信的第三日。富於同情的朋友們可以想像這年輕未亡人的悲哀！

懷着孕，她獨自在室中流淚會幾次暗中計劃自殺。柯教授不能不掛心了，終日深鎖了眉，深恐女兒在妊娠期中有什麼意外。他並在校中請了假，只等到在故鄉的斯老太太開知外孫女的妊娠不幸趕了來。外祖母因為女兒的死是更愛眉珠的，對於眉珠盡盡了最细心的看護。

結果眉珠平安地臨產了。嬰兒落地的哭聲對她彷彿是一個奇蹟的顯現，這年輕的未亡人立刻被喚起了一種未曾有過的新的情感！

新生的男兒和父親非常相像，眉珠對這不幸的嬰兒流淚了！

這小小的新生命更觸動了眉珠的傷感，但也給予了她那第一次做母親的興奮。她讓嬰兒可愛的小口吮吸自己的乳液就如同在提取自己的生命，這興奮是她最大的慰藉，她好像在嬰兒的神情裏看到良人的再生了……

眉珠的病漸漸好了，她已經能和常人一樣的飲食起居了。外祖母和父親的不安消了，這家裏好容易才重見了光明。

眉珠一天的時間幾乎都用在孩子身上，她拒絕了僱用乳母，她不願放棄自己這引以為無上喜悅的工作。

丈夫的亡靈經施平的幫忙已經運了回來葬在城外的公墓里。每到晴朗的禮拜天，這未亡人有時同着父親或施平，有時就獨自帶着嬰兒常去到墓地過一個下午。

時光這樣悄悄地走了，斯老太太關心起外孫女今後的問題，在書房和柯教授會幾度的商討，她爲了眉珠今後的幸福願意使她再婚，這老太太很稱讚施平的溫厚。

柯教授在這件事上也拿不下主意了，施平也在他的面前表示過。他也看過沙之林給女兒的最後那封信，但他不能替眉珠決定。

柯教授後來和女兒提及這件事的結果是眉珠給施平寫了一封信，很委婉大意是說，她衷心感謝施平對她夫婦所表示過的難忘的友情，但她已下了以沙之林的妻子來終此一世的決心。

信上說的完全是真實，當做一個丈夫的唯一的知友，她對施平抱有無上的感激與敬愛的情感。雖然她會反覆地讀着良人的末一封信，但這悲哀的年輕的未亡人終沒有容納再婚的心境。

一個初夏的夜晚，施平在柯家作了一次匆忙的訪客。柯教授不在家，斯老太太睡了。在眉珠的屋子裏，孩子睡在牀上，他坐在對面，施平突然地說出自

己明日便要西渡留學的消息。眉珠小吃一驚，後來便說她很爲他高興，她將誠懇地爲他祝福前程。慢慢地施平說在這臨行前的一刻，他要請求她答應一件事，就是他願意認那嬰兒做義子，他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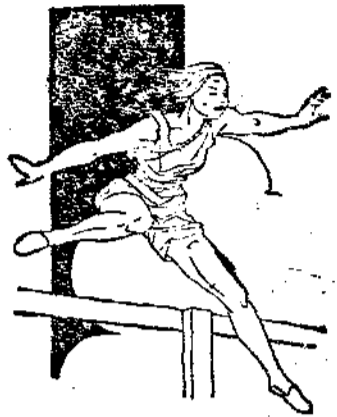
意爲孩子盡一切保護和教育的責任，他並由錢夾裏取出一張三千元的支票說這是給孩子讀小學用的，以後他當然再繼續接濟。

眉珠躊躇了一下，她很感動地說孩子認他做義父當然是很幸運的，但暫時她不需要這錢。

「眉珠，你連我這一點誠意也不受麼？」施平幾乎是哀願地說，他的誠懇使聲音有些顫動。結果她默默地接受了，這時淚珠滿在她眼裏。

施平臨走時眉珠說明天要車站去送行，但他說不必因爲有別同伴上車的時間還未定。他最後請眉珠代向教授告別便走了。施平西渡赴歐而未和眉珠結婚這是大學的舊友們多半所未料到的。

施平出國不久眉珠便在母校聖瑪利亞女子學院做了初級的教師，不大和丈夫生前的同窗門往來了。有人說星期日在教室的門前偶然可以遇見她，抱着孩子，穿着深色鑲挾邊瘦長袖口的衣服，那時她會向他們微笑地招呼一下。



械鬥

(下)

白蘭

他現在雖然很安閑的走着，可是腦子被一件事擾動，心裡反覆着一句話：

「園子好好的怎會倒下來半截？」

當紅冠子的大公鷄唱出第一聲黎明的口號時，長工文桂和小丫頭喜子大聲大氣的鬧起來，待他聽清楚是什麼事，登上鞋子提着煙管，看看園子就向田裡跑來，一些碎屑的雜亂的事和長工的報告纏繞着他，他吧着煙想擬出一個頭緒，那瘦小的枯體似的身體半彎着向前走，臉上的縐紋一條條清楚的在一起排列着，正表示他集精會神的時候。

「倒了，倒了也好，反正——哼，哼！」

他想到這件事於自己無傷的時候，很快的就運想到某一方面去，這又使他欣欣然了，步子輕

鬆了些。他望着前面，直向他的田

裡走去，他擔心會不會有什麼意外的損失在田裡，順着田壟仔細的邁着步子，查看每一顆嫩苗是否還直立的生長，他走完一小部分田；懸着的心始放下來，舒服的呼吸一口新鮮的氣流吧吧煙，煙葉早已化成黑白色的粉末了。

「娘的，有噍事！」

平時最忌諱的罵語，現在也由他嘴裡吐出來，拍拍身上的長袍，傾出煙管中的灰燼，插入黑色的裝煙葉的口袋裡，雙手揩在後面，天下太平又走回歸路。

「噯——噯——噯！」

山喜鵲在樹上翹着尾巴叫了三聲嘆的飛了，清風軟軟的吹着

田裡的人漸漸多起來，男的都戴着八角形或圓形的斗笠，女的用一塊藍布包頭，露出一張黃

色的臉來。

「噯——噯——噯——你個小精靈，猜透了老子的心思嚟！」他點起煙吧着，愉快的自語。

突然一個影子掠到他的面前那是林七嫂，雖然她和別的女人一樣的工作，但她有魔力一樣，使人一望就可以分別出異於其他女人的地方，藍布下她的臉是白嫩的，動作和天賦的身材很容易給予人印象美，她已有四十歲的年紀了，別人看來只以為是卅出頭的樣子。

于二爺眯着眼睛射出貪婪的光，要吞下林七嫂似的注視着她，一個小動作，一個偶然的表情他都不放鬆的注視着，那倒了的園子啊，喜鵲噯噯的叫聲啊，等待着發出的公文啊……都被女人的影子趕出去，他滿意的摸着鬚。

可是林七嫂那張似嗔似怒的臉，好像永遠墮入夢之深淵裡使人摸不清他的心情，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人們都以她為追求的對象，許多人在暗中迷戀她。

「那是不行的，那是不行的，還是得我來！」

于二爺想到那些張同他一樣貪婪的臉時，他幾乎要叫起來，他雖老了，可是玩戲子，姘暗娼的把戲，他很想在這聲望財勢俱備的時候再來一次。

「唉，冷若冰霜——唉！」

他向四外看看，見沒有人注視他，安心的向前走去。

越過一片田靠近清河的一邊，一丈多高泥土和碎磚築的圍子張着嘴樣倒塌了半截，泥片零碎的落在地上，在以前大風雨的時候也會有過這事，但這時在晴朗的天氣中會倒塌下來底確是怪事



劉子密 貓

于二爺向前走，他看見教家爺的三叔公和自衛團長從發發咕着，黑仔，文柱和幾個鄉民包圍着他倆。

「村長！您看見啦？」

滿臉鬍鬚的從發招呼着他；立刻幾隻眼睛都投射過來。

「噫，噫！看見的，看見的！噫！」

于二爺點着頭極力裝作着斯文的樣子說。

三叔公覺得正是他說話的時候，搖着頭指着倒場的園子說：

「不是偷，就是盜，這不會是黃家村的人吧？」

「這叫園子嗎？連懶豬也會拱進來的！」

是誰發了話聲雖小，在人們心裡却打個顛。

三叔公預料着什麼惡鬼；望

着于二爺的臉，于二爺沒有聽見似的說：

「賊也能，盜也能，我們還得把它修起來！」

「那末！錢呢？村長？」從發直魯的問：

于二爺看着從發的臉，理直氣壯的說：

「錢？當然由大家捐起來！」這一聲給人們一個衝動，各懷着不同的思想，默默的，遠處又有「噫！噫！噫！」的山喜鵲叫聲。

黑仔的心憤恨了，他清楚修園子時捐了多少錢來，這工程完成時連所捐的半數也沒有用盡，那些餘下的錢哪里去了？他想大聲的喊出來。如今又捐！他終於忍不住的咕囁着。

「媽的，又捐嗎，上次的帳還沒給清呢，捐，捐，媽的！」

他沒有想到說完這話的反映，只是為發洩情感痛快一陣而已，說完他似乎有些平靜了，又扭過頭去看誰家的姑娘捕着粉蝶。

「胡說！你曉得做村長的難處嗎，天天在田裏混，你曉得一天天的開消嗎，不捐，不捐，這

園子就張着嘴不成！」

于二爺微動的叫起來，他對指謫他的人，向來是用些摸不着頭腦的話唬嚇一次。黑仔對他的話沒有聽見似的，仍望着田裡的姑娘。

于二爺竟沒有效果，他順着黑仔的眼光望去！

「黑仔！」他大聲的叫起來「你聽見啦！年青青的就知道嫖賭，胡鬧，噫，下輩子眼也還不清的，不會做些正事就會看女人，看女人，——玩女人！」

他教訓着黑仔，故意把聲音提得高高的，像給所有的人聽，說完像完了一筆債似的，心中覺得舒散了許多，好似在無形中增加了他的威嚴。

大地上海眼。

月色是美麗的，將這小村映得像黑白綫條下的一片靜物，曲折的路舖着淡黃的彩色，踏在上面好像踏在另一個國度裡，接受着光的撫摸，另一種感覺，另一種神韻。

幾乎凝結的空氣裏，有遠處于大戶家的更鐘，敲着兩下沉重的聲音傳過來。

于二爺輕輕的掩上家中的雞門，像是從使人氣悶的地方走出來，喘出一口大氣，看看天，月亮仍在那裏掛着，沒有移動多少，他懷着神秘的心情，邁着貓樣的步子，向路上走去，身子躲在誰家屋簷下的陰影裏。

他的心情和他的脚步一樣，不願為人所知，忐忑的摸索着路向一間亮着弱小的燈光的屋子走去。

那是林七嫂的屋子。

望着那扇籬笆，他心跳得更激動了那燈火，可詛咒的光啊，在他心中十分之十的厭惡着，那苗窈的影子似乎向他招引，但他終於無可奈何的踱回去。

他們是不成的，他們是不

星子密密的掛滿了天，半圓的月亮在祠堂前的旗桿上掛着一切都是靜謐的，青河的水似乎也流不起勁了，一陣風過，星子向

夜：

星子密密的掛滿了天，半圓的月亮在祠堂前的旗桿上掛着一切都是靜謐的，青河的水似乎也流不起勁了，一陣風過，星子向

夜：

星子密密的掛滿了天，半圓的月亮在祠堂前的旗桿上掛着一切都是靜謐的，青河的水似乎也流不起勁了，一陣風過，星子向

夜：

星子密密的掛滿了天，半圓的月亮在祠堂前的旗桿上掛着一切都是靜謐的，青河的水似乎也流不起勁了，一陣風過，星子向

成的，還得我來！

自己雖然年紀老，可是却走在他們的前面了，他為消磨時間而漫無目的地踱着，那燈光依然不滅的眩耀着，似乎交織着一個臉，一個冷冷的面孔——他打了一個寒顫。

——那臉子，雪一樣的白，雪一樣的冷的臉子，她不會！

他不敢再想下去，否則會打消他一半勇氣的，他拍拍身子，經常那裏掛着一個裝煙葉的布袋的，今天那裏裝的却是鈔票。

他踱着時間在他心中靜止了一樣，燈光永遠是亮着，這對他的計劃是有害的，一個寡婦決不會在光亮的屋子裏服從了他；老着面皮的……

——等吧，老子的手已經張開了！

等吧，他只好等着林七嫂睡熟了以後，那時是天安排的一樣他可以很容易的使他的獵物獲到手。

麥田裏有什麼鳥怪聲的叫着，更響已敲起三下了。

他望望月亮，月亮雜在碎密的星子中間，像誰家散落的珠寶

中雜着一顆大的夜明珠。

——索興兜個大圈子再說。媽媽的！

他沿着來路走下去，雖然心中權力要使脚步緩慢，可是腿好像受什麼驅使，仍是來時的速度，漸漸他的家在眼前了，他厭惡的看一眼，那一張黃瘦的女人的臉在他心中似隱似現的驚嚇着他；那哇哇哭着的孩子在心中驚嚇着他；終於他又走下去。

早晨倒塌的圈子在他眼前出現了，月光下好像一隻鱈魚的嘴，一張嚇人的嘴啊，望出去麥田裏一片幽靜，遠處靠近墳丘有綠色的紅色的豆樣大小的火光飛蕩着。

順着圈子他走着，然後又折回來，他站在個塌的圈子空隙間向四外看：突的他心裏猛的一跳，全身冰冷起來！

——團黑影！

那影子從河邊上向着他過來于二爺急忙向回路上跑，他隱在大樹後，靜靜的屏息着呼吸向外看，那團影子怕人似的向裏溜，于二爺想大聲呼喝，可是林七嫂的念頭還在他腦中盤旋着，恐懼

懼，疑惑與好奇的心理在一起絞着，眼睛追隨着那影子。

那是一個人的影子，向前探着步子溜，于二爺跟在他的後面追隨，一面搜索着他的腦子，但終於想不出那是誰來。

那人影在一家籬笆內隱沒了。

「啊？」于二爺驚奇的叫起來，那是，林七嫂的家啊，那燈光，可詛咒的燈光跟着也熄了。一片寂靜。

「媽的！這不成的，這不成的！」

他幾乎叫起來，感到失望，悲憤和嫉忌的火流，在他全身燃着心中教着，「聲張起來！聲張起來！」他好像看見一雙裸着身的男女被人們在一起圍着推着綁在祠堂的旗桿上，跟着是咒罵，踢打，侮辱，拋在他們的身上。當他想到林七嫂那美麗的身子，被人們任意觀覽着時，這聲張的念頭馬上澆熄了。他在那裏，繞到屋後，一陣威威的語聲笑聲飛在他心裡，刺激着他，他氣憤憤的跑向歸路去。

月亮已升到頭頂上了，誰家的狗被驚得狂吠起來。

他不顧一切的推開籬笆門，屋門，坐在客堂裏，兩旁的呼聲隱隱傳來，他漲紅了臉低着頭的罵：

「醜事醜事！」

他的氣憤都積在心中，需要一個人排解，大聲的叫起來：

「喜子，喜子！」

屋裏沒有回聲，他擊起桌子叫着：

「喜子！睡得豬一樣的死！喜子！」

小丫頭從旁屋裏揉着眼走出來驚異的看他。另一屋裏的呼聲也止住了，似乎有人坐起來。

「豬！快去請三叔公！快去！」

他急促的說。喜子恐懼的慢吞吞的說：

「老爺，夜深了，老爺，三更多了。」

他被這句話擊醒了，念頭打得冰冷的，一匹戰敗的獸樣；頹然的倒在椅子上。

三

三

三

于二爺這兩天落在沒有生氣的日子裏，天天無精打采的，今天當黑仔揹着黃色的包袱跨進村裏，他才高興些好像是嚴冬已經過去，春天來了。

他看着桌上那份呈請修築節婦牌坊的公事回文時，腦子裏好像經過一場夢：

「老子沒到手，你們誰也別想吃！」

爲林七嫂的事，他曾費了很大的思索，結果他想出了給林七嫂立牌坊的計策，這樣可以使林七嫂爲全村的名譽，爲這堂堂的榮耀而喪失了感情，至於林七嫂是否够立牌坊的資格，她懷着怎樣的心情思想，在于二爺都沒有考慮過，爲他的子女訂親事一樣的由他那腐敗的思想支配了一切，他心中想到的是自私的成見。

「四十歲的寡婦就立牌坊可……」

當時三叔公會懷疑着，他想起在五里屯的一個寡婦因羨慕虛榮會迷戀住村長，犧牲了肉體要挾他造一座牌坊，牌坊樹起來以後不知怎的地却生出一個孩子來這事會被人笑話似的傳播着。

當然三叔公對於于二爺口述林七嫂的秘密是半信半疑的。

「這是醜事啊，不給于家祖宗丟人嗎？」

于二爺會這樣的說，接着又似乎想起什麼：

「你知道貞節不貞節是不在年青不年青的，真成嘛，別人也說不了什麼閑話！」

三叔公抖抖手說：

「可是！他真成嗎？」

這句話雷似的把于二爺擊在那裏，但他們再想不出什麼好的方法了，於是立牌坊的事由三叔公的正楷呈文裏加叙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雜在其他的公文間一併呈上去了。

別人對這事雖然懷疑，但一想到關係全村的榮耀也無言可說……

于二爺看他縣裏批准的公文他的心得有些安慰，自負的揀了手隨着，他想到再過三天就到了祭祖的日子，眼前似乎映出一片熱鬧的情況，那修圓子的捐啊他祭祖時每家應攤的香火錢啊，他都拋在後面了，心中反覆的想。再過三天，三天啊，牌坊

就立起來了！

三天後的早晨：

祠堂裡經過一翻佈置樣樣都顯得喜慶的氣概，人們忙碌碌的來往，在正面掛着的大副軸畫上畫着一層層的小亭，亭前的碑上寫着一個個的名字，全畫面幾乎被一個個的名字黑呀呀的佔去了大部分，畫左右懸着同樣的幾軸和人像，畫前是一張長桌，香爐內的香密密的插着，烟氣迷漫了全屋，幾乎連案上的牲畜，水果，素菜的祭品都掩沒住。

屋兩旁的桌椅整齊的排列着兩行，上面鋪着繡綿金綫的大紅緞套，年代已很久了，顏色不似舊日的嬌豔，有香洞燒的空斑駁的散佈着。

一陣風過，飄飄的。兩對高大的蠟燭，搖搖的吐着火紅的香頭。祠堂外的旗桿上掛着三角形的黃布旗碎吧吧的作響。

黑仔穿着一件半新的藍布衫在人羣中，見着人便說：

「要立牌坊了，知道嗎。聽說包的縣裡的工呢！」

他的心不是爲全村的榮耀而

高興，他是歡喜熱鬧，尤其是祭祖後可以分得十來斤肉，更使他起勁了。

「有好戲看了，林七嫂，他媽的！」

他幻想林七嫂的情形：以後決沒有人再想非非的念頭了，他恨不這熱鬧遲延下去。永遠的。年老的村民歡喜得幾乎落下淚，這盛典是不輕易遇上的，他們的心中是感激的！

「風水轉了，祖宗的德性啊，這年月！」

年青的人雖然不喜歡這拘束的形式，但一個個都興高彩烈的活動，偶而他們心中也許想到一些以後的事情：

「立了牌坊，活生生的就完了，年紀青青的怎麼受啊！長長的日子！」

他們再看到祠堂中那一對大蠟和繚繞的香火，這念頭馬上被打消下去，而靜靜的等待什麼來臨。

于二爺和三叔公被從發文桂于大戶和幾個年老的村民圍着走來，接着一些女眷們也奔來看這不輕易的大典。

于二爺的心中有些不安，他很擔心林七嫂會生出什麼毛病，一個問題在他腦中旋轉：

「她會不會來呢？」

但林七嫂終於穿着藕合色的長裙來了，對修牌坊的事他事先並沒有聽聞，待知道想說什麼意見又晚了，她只好邁進平日祭祖時沒有他份的祠堂裡。

于二爺第一個站起來，注視她的臉色，從那裡看不出什麼，依然和平日一樣的細着臉。

祠堂裡清淨起來，眼光大半都盯在林七嫂的身上；林七嫂安閑的雙手擺在一起和人們彎彎腰，三叔公把她讓到正座上，阿諛的說些無聊的話。

「三叔公！這立牌坊是誰的主意？」

林七嫂突的發問了。

「七嫂！這是我的主意，也可以說是全村的主意！」于二爺心中忖的跳一下接着說：「縣裡的公事也准了，這不但全村光采，連姓子的祖先也沾光的。」

「是啊，七嫂，我們大家都沾你的光了。」三叔公說。

林七嫂突然起來向于二爺鞠

聲的說：

「二叔，這事預先我不知道，二叔爲什麼不通知我！」

于二爺和三叔公怔在那裡，

于大戶撚着鬚鬚，喝喝的笑起來說：

「七嫂，通知不通知還不不一樣，大家反正一樣的心！」

林七嫂站在那裡一座神似的

一臉的表情由冷而變成怒，衆人都驚奇的望着她：

「一樣的心，那可說不定，你們就知道登着別人的脖子上了，房裏着人皮，全是狗心的……」

于二爺的臉救的紅了，他忍不住再聽下去喝道：

「七嫂，你這是什麼話，你別錯認了大家的好心！」

「好心！天知道？！什麼牌坊牌坊！簡直是拿着木頭刀殺人我受不了這個，我還要活嘍，你知道我准不嫁人嗎？」

那些女人們扭着的臉，傾刻由敬仰而化爲鄙視了，男人們低低的私議着，祠內的香火已換了兩次。

于二爺早料到這事似的，憤怒了，他羞騰的燒紅了臉，大聲

的喊起來：

「豈有此理！你不要臉，姓于的祖宗不能隨着你丟人，嫁人你也說出口來！」

林七嫂向前邁一步氣勢汹汹的：

「說的出口來，怎末說不出口，你要那戲子就說的出口？你調戲慈雲菴的尼姑，調戲人家的姑娘就說出口？你吃祠裡的錢糧貼給餅頭就說出口？我有我的自由，我樂意怎樣就怎樣，我要嫁人就嫁人的！」

「七嫂！七嫂！」三叔公和張大戶一齊叫着。

于二爺若不是在公衆下，他非和林七嫂扭打起來不可，人們緊張的聽着。于二爺覺得什麼都完了，計劃破了，光榮也破了。

老年人氣憤的不平着，他們心中感到這是全村的敗類，不祥之物，是要不得的女人。

年青人想不到林七嫂說出要嫁人的話；他們彼此望望，好像說：

「聽吧，他要嫁人了，不知嫁給哪一個？黑仔心中有些緊張，他對林

七嫂同情起來，心中自說着：

「這到是好戲！」

于二爺終於擠出幾句話來，用最後的力量吹喝着：

「男人的事，你管不着，你要嫁人是不行的，全村的聲名叫你敗壞了，由我這說也不能答應你！」

「男人的事我管不着，那末女人的事你能管嗎？我要怎樣就怎樣，牌坊留着給你老婆修吧！」

林七嫂說完就大步的走下去，于二爺嫉忌的心油然而生了，他似乎看到林七嫂真的出嫁了。

「我不能受這個，媽媽的，臭婆娘！」

他心中罵着接着大聲的喊起來：

「黑仔，文桂！別叫她走！」

黑仔，文桂急忙趕到林七嫂的面前，林七嫂挺挺胸聲的說：

「滾開！少近前！」

于二爺着急的叫：

「捉住她，別叫她走！」

林七嫂被黑仔和文桂攔住兩

臂推回來：

「把她先鎖到後屋去！醜事，醜事！」

他又把發發喊來，低聲的囑咐着什麼計策。

「魔星！醜事，醜事！」

三叔公和張大戶心中低低的咒着，不知誰低聲問一句：

「牌坊還立嗎？村長！」

沒有回聲，一會于二爺突的想起什麼站起來說：

「她的事有辦法的，你們不用管；我們還要祭祖！」

當他走到祭桌前面，臉已由紅而變黃了。

四。

祭祖後的第二天夜裡，星星稀零零的陪着孤行的月亮，更聲一聲聲的增加着，露水滴滴落下，已入後半夜的時候了。

從林七嫂的籬笆裡映出一片紅光，從發隊長和黑仔提着槍推擁着一個人從籬笆裡走出來，文桂在前面擎着火把，另一個提着一面破鏢在街上大聲的喊着：

「看啦！捉到林七嫂的奸頭啦！看啦！」

破鏢「噹！噹！」的在寂靜的

夜裏震蕩着，被擁住的那人憤怒的掙扎，他已捆縛在細硬的繩子裏，高大的身軀像頭牛，火光映

着的臉上成爲暗紅色，頭髮在額上半垂着，眼中射出兇惡的光來

，他的心爆炸了，但被沉默的力量掩蓋着：

「看啦，林七嫂的野漢子啊！看啦！」

鏢聲陰慘的敲破了每一家的門，一些年青人都披着衣服跑出來，在火光下人們的臉色是緊張

而興奮；咒罵着跟在這一列小隊伍後行進。

于二爺三叔公都從家裏跑出來，望着這俘虜于二爺的心有些酸溜溜的，他指着那人罵起來：

「媽的！是你，是你，你毀壞了文村的風水，你勾引人家的寡婦，今天：哼！哼！」

那人望他一眼，這眼光，這沉默的眼光比罵語還利害，于二爺枯瘦的臉上幾乎打一個冷顫。

黑仔得意了，他駕着那人的左臂向大家說：

「黃大爺好勢派啦，想不到也有今天！」

那人正是河東黃家村自衛團長黃平。

從發向來是沉默的，他只望着前面的火光，和一些憤恨的臉

突的他覺得腿上和那人一挨，冰涼涼的。

「血嗎？」

後面的人止住了，不知誰的燈籠提過來向黃平腿上照着，那並不是什麼血，是濕淋淋的褲子。

「浮水過來的，×養的，說不定那團子！」

不知誰喊了一聲；于二爺心中一亮，自思着：

「是的，那團子一定是他弄的，是的！」

看一眼那漢子，心中得意的自負着邁着大步走下去：

「還是老子主義高還是！」

鏢聲在前面又「噹！噹！」的敲起來，人們愈來愈多了，一條蛇似的蜿蜒着，當中加雜着幾隻紅燈籠。

黃平沉默着，橫掃一眼便又低下頭任衆人擁擠着走下去。

「到祠堂去，到祠堂去！」于二爺喊。

人們嚷着叫着，有的搖晃着燈籠跳腳，火把在前面拐過彎，一直向祠堂去！

「噹！看林七嫂的奸頭！到祠堂去呵！」

人們一堆堆的跑過來將這人物圍在中央了，祠堂的大旗桿在前面出現，嘈雜聲混成一片滾向前去，鏢聲不斷的，「噹！噹！」敲着。

「把他綁起來，綁在旗桿上！」于二爺大聲的說：

「對！把他綁起來呀！」立刻人們都喊起來，黃平被從發和黑仔用粗大的草繩緊緊的綁在旗桿上；人們像未開化部落的祭典圍着，跳着，痛罵着，火把把燈籠密密的排滿一圓周。于二爺和三叔公站在一起，從發在一邊惡恨恨的照着黃平，黑仔的手用力的握着那枝漢陽鎗。

火把和燈光混成一片，黃平低下頭在他眼中是雜亂的腳滾着滾着……

「把那娼婦也推出來，讓他們樂呀！」三叔公提議着。

……

……

「黑仔，文桂，去把那娼婦推出來！」于二爺說。

黃平的臉微微向上抬抬。一雙囚在籠裡的獅子似的，露出乞憐的顏色，一瞥後他又堅強的低下頭。

林七嫂被推出來了，頭髮散亂着，裙子被壓上許多縐紋，當她看見黃平時，頹廢的臉上露出驚訝的樣子，她眼裡流出淚來。黃平抬起頭，他們眼光接觸了。黃平心中的悔恨全消失了；凝視着她，眼光是那樣的溫柔 and 憐惜，那是勝過一千句話的，兩顆心無言的交流了。

人們看到新奇的事情一樣，喝起采，罵聲笑聲一齊响着火把在他倆頭上晃。

于二爺看到他倆凝視的時候

阿波羅

王蘭



，憤恨和嫉忌在他心中衝動着，他厲聲的招呼着說：

「拿鞭子來！」

誰家的馬鞭拿來了，黑仔將林七嫂的右臂，和漢陽造，交給從發，提起鞭子，惡恨恨的向黃平望着，他記憶裡五里屯的一幕還在腦中映着，懷着報仇的心思聽着于二爺的命令。

「不要臉的東西，今天當着

于家祖先的面前教訓教訓你！」于二爺嚴勵說「黑仔！打！」

黑仔閉閉眼睛；鞭子刷的打在黃平的右臉上，火把的光閃了閃，血印和鞭痕暴露出來。

林七嫂閉起眼睛，淚水順着面頰流下，黃平痛苦的咬牙忍受着。

「一五十一十一！」黑仔喊着

。鞭子刷一刷的落下來，黃平的上衣破布片似的向下落；紫紅色的鞭痕一條條的在前身，肩頭上佈着，他心中被火熱的油烹着一樣，燒灼着痛疼，他仰着頭去看，牙在嘴裏磨擦在發出了响聲，最後他無力的垂下頭來，鞭子依然不停的擊着。

「打你個河西的雜種啊，黃

家村沒有一個好貨，打啊！」于二爺隨着鞭聲罵着，人們呼喝起來。

黃平前半身已沒有好皮層了，血殷殷的流下。林七嫂突的扎脫了文桂和從發，撲向黃平的身上。

黑仔的鞭子落到林七嫂的背上，她突的叫起來。

黃平微微睜開眼，低下頭看林七嫂悲哀的在他懷中哭泣，他的心也悲酸酸的，想說什麼又說不出來，林七嫂含着淚的眼望着他，個人靜默的對視着。

「拉開她！」于二爺叫着。

「拉開她！」三叔公幫襯的說。

黑仔用力拉林七嫂，但她死也不放鬆的攬着黃平。

于二爺搶過黑仔的鞭子，刷一刷的打向林七嫂的背上，滲出血來，痛苦的叫着，雙手仍不放鬆。

「打你個不要臉的娼婦！放手！放手！」

鞭子急雨似的落下來，林七嫂痛疼雖無可忍耐，但高深的愛情鼓勵着她，寧願犧牲自己，不

願令她的愛人受苦的！黃平的眼中也浸着淚水了。低低的對林七嫂說：

「不要這樣，我——你放開手，你！」

「不！」隨着話，林七嫂噴出血來，噴在黃平的身上臉上，血人似的。她的頭暈沉着，眼前冒着金星，心中有大要噴出來但的。但她仍忍受着那鞭刑

「你！放手！」黃平厲聲的叫起來。

林七嫂望他那陰沉的臉，心中抖顫的服從了，帶着滿身的血軟軟的倒在黃平的下。她臉上痛苦的望着他；黃平的臉上變成悲痛，悔恨，淚水忍不住流下來，落在林七嫂的身上。

鞭子停住了。

人們望着這幕慘劇幾乎抑止住自己的呼吸，可憐與痛恨的心情交織着，他們忘記自己了。

「把她抬走，看起來！」

于二爺毒辣的手段這時暴露了，張着怒憤的臉指揮着。林七嫂被抬起來，她的眼光乞救的死盯着黃平，黃平忍心的扭過頭去，這一接觸的眼光，比用鞭子抽

擊起他的心還難過。

「這狗也鬆下來！」

黃平被鬆下來，他攤在地上

將死的狗一樣，于二爺踢着，罵着：

「姓黃的，這是教訓你，下

次再叫老子碰上，哼！河西的沒

有一個好貨！媽的！破壞人家的

貞節，勾引女人，全是你們！狗

！」

三叔公攔着于二爺抬起的腿

低聲咕嚕了幾句，從發在一旁勸

阻的說：

「好啦，村長，叫他滾吧！」

于二爺沒有回聲，又踢了一

腳，才恨恨的走去，從發吆喝着

人把黃平架起來，向橋頭走去，

黃平靠在別人的身上，艱難的走

着，最後他被拋在橋上。

黃平望着從發和其他的人消

失時，忍着痛疼站起來，向河東
毒罵一句，毫無其事似的大步走
下去。

清河的水流裡藏着幾顆寒落
的小星，月亮化成蒼白色的面孔
在雲裏消失。其將黎明了。

尾

一個傍晚：

清河裏的船隻都抬到兩岸上

曬着，橋上是空洞洞的沒有人走

過，有落荒的野狗在上面睡覺。

這兩天文村裏的空氣是緊張

的，圍子上每晚都有人放哨，自

衛團辦事處裏是熱鬧的，從發隊

長帶着盒子緊張的調動人，于二

爺的家已遷至祠堂後去了。

黑仔隱在破草房裏挖着洞，

槍口對着對岸，同樣的許多人在

四周散佈着。

自從黃平被放回以後，流

言風似的散佈着，搖蕩着人的心

說是黃家村這兩天要有什麼舉動

他們日以繼夜的守衛着，好像這

是一件有興趣的事，年老的村民

時常到祠堂裏插上三支香，說是

保佑全家平安。

黑仔寂寞的架着，「漢陽造

」哼着，一些幽閒的心情也沒有

了，眼光從這裏望到那裏，他幾

乎要瞌睡了。

「來不來呢！娘個的，老子

可等不了！」

他漸沉入幻想裏，他記起那

夜裏黃平怎樣的被縛在旗杆上，

自己一五一十的擊下皮鞭，林七

嫂又怎樣的撲到黃平的身上，後

來又由自己和文桂抬着把她閉禁

在小屋中，可是聽說她病了。

啪！

清河裏像是被什麼投入，一

條綫似的隨着聲音消失了，沒有

踪影，黑仔張大了眼向前看，唯

「又一聲，河水打起一溜水花。

「子彈！子彈！」他向門外

喊着。

「啪！」報警似的，他向天

開了一槍。

由於這一槍，立刻槍聲熱鬧

起來，一個人跌跌撞撞的撲向草

屋裏，黑仔望一眼，那是文桂！

「媽媽的！是你，留神你的

腦袋！文桂！」

文桂沒有出聲，站在土炕上

把槍架在後窗上向外警戒着，槍

聲劈劈啪啪的響起來，子彈在屋

頂上打起噼噼。

「你聽！你聽！黑仔！」

文桂張大了嘴吃驚的說，那

是一陣吶喊聲，在這天氣還未全

黑的時分聲音是嚇人的。

「殺啊！砍下于榮卿的頭啊

！」

「殺啊！交出子榮卿啊！」
「殺啊！摘下他的心肝祭祖啊！」

子榮卿就是子二爺的名字，現在被河西的人吶喊着，氣勢洶洶的像是要衝過來！

「村長命令你們守住，不要退，留神橋上！」

一個人探進頭來，急促的說了幾句，低着頭跑了，那是從發

黑仔守着「漢陽造」不時的向對岸射擊，橋那邊似乎沒有人狗吃驚的奔走着。

槍聲密起來，對岸的牆上有人探頭了，黑仔向牆頭上射去。

「噠噠噠噠噠！」一排子彈從對方橫掃在草屋上，文桂伏在土炕上不敢抬頭，槍聲是半夜的鞭炮一樣的爆聲响着。

「娘的！過來了！文桂。」

對岸的人從牆後一個個的灣着腰跑在橋上臥倒了，黑仔的心砰砰的要跳出口腔來。

「噠，噠，噠，噠！」
「衝呀！砍下文村的旗桿！殺！」

「殺呀！捉住他們！砍頭啊！」
黑仔的手忙着拉拴，上了彈他機械的動作着，纏着的子彈袋向一旁拉了拉，把背後的子彈拉過來！

「橋上！橋上！」
黃家村的人已爬行過來，他瘋狂的叫着。

「殺呀！——」
「嗚！嗚！嗚！」
敵人一步步的逼過來了，他想叫文桂下來，在一齊伏着，但文桂也不知什麼時候被擊中了，身體斜倚在牆上，一隻手捂着胸，血從手指縫間流下來，臉上已發白色，痛苦的迥然的樣子。槍仍在窗口上架着。

黑仔心中一冷驚嚇的叫了一聲，他還沒有看見過這樣子的死屍，好像文桂那兩隻眼直瞪到他

心房裏。他幾乎喪失了開槍的勇氣。

一陣尖銳的叫着傳過來！
他心中驚疑着。那是林七嫂的聲音，他閉上眼睛，一切都似乎威脅着他，那黃平被血佈滿的身體，那一五一十的鞭子，瞪着眼的死屍，尖銳的叫聲……

睜開眼他看見林七嫂，抹着一臉血，頭髮披散着在屋口經過了。他被什麼打擊着似的，沒有力氣的倒在地上。

林七嫂一頭瘋牛似的跑着，她忘記了怎樣的打開屋門，子彈在頭上飛，她忍着病了的身體，和疼痛的傷痕，她叫着，向前跑着：

「黃平啊——平——」
聲音像子夜裏的怪鳥聲，她撕扯了裙子，兩手在空中抓着：

「黃平——黃平——」
她似乎看見黃平浴着血，手中拿着槍胡亂的放着，她似乎看見他受傷的臥在血泊中。

她跑到村頭了，子彈雨似的噴射着，她白痴的站在那裏望着對面。

突然她瘋狂的奔過去！
她忘記了世界，忘記了自己不顧身邊的危險，愛情在她心中給予她無限的力量，給予她永恒的新鮮的生命，她心中腦中只有一個人的影子，她要追尋那失去的影子。

「黃平啊——平——」
她像抱着一個人，兩手環圍着，喜悅的，悲哀的，傷心的；叫着。

子彈在從背後掃過來。
……
天漸漸黑了，夜晚的星星已狂笑着了，槍聲裏有麥田中的怪鳥受驚似的叫起來……
青河的水嘆息着，呻吟着，最後嗚咽的哭出了聲。

——四二年秋夜——



人像 王崗刻

何子康藥師監製

前任信誼藥廠總經理

參茸賜保命

補丸 補針

極星牌

中國科學界之偉大貢獻

藥學專家何子康藥師為我國研究賜保命製劑之先進者早有出品供獻社會積十年之經驗最近製成全激素腺素補劑命其名曰「極星牌參茸賜保命」乃多種賜保命之結晶其化學方式為「SUNMOON」功效之偉大迥非市上僅以單丸提汁者所能企及也

參茸賜保命「神經」
參茸賜保命「婦女」
參茸賜保命「戒煙」

參茸賜保命八大表徵

- ！腦神經衰弱 性神經衰弱 胃神經衰弱
- ！月經不調症 體虛白帶症 生育艱難症
- ！不妨碍精神 不誘發宿疾 不復萌煙癮
- (一)消化力強 (二)食慾亢進 (三)血色素增加 (四)赤血球增加 (五)體重增加 (六)精神活躍 (七)作動有勁 (八)不易傳染疾病

統製

力之疲勞 未老先衰
遺精陽萎 肺癆骨癆
發育不良 痺痿脚氣
腰痠背痛 目眩耳鳴
惡性貧血 黯淡萎黃
病後失調 產後體虛

藥房均售



SUNMOON SPERMIN

上海極星化學製藥廠出品



號九十四同胡廠菜過對址舊在：址新移遷現

宜成畫書 汁墨光寶



全國紙店書店均有代售

製社墨製學科光寶

同胡老泰內安 京北 廠
八五三〇(四)局北話電
〇七七話電 莊家魏 南濟 址

福羅洋行

成衣部
高等技師剪裁
式樣超俗



網緞呢絨專家
大減價
秋冬季衣料大批運京
樣最新艷
色最全無美不備請
惠臨選購

號三三三〇(五)東話電東路口南子池北京北

新詩之輯

散文詩三章

李曼茵

三年了

在這幽深如井的古屋
 也不羨慕人家的行迹
 也不聽見一點新的聲響
 也不再記住聖書裏傳道者的話
 「虛空的虛空」
 無，一切都無的恰好

二

疲倦的午後
 欲緣溪行
 去踏滿地的青苔
 却被林外的飛鳥留住
 鳥聲喚醒了我的童年
 呵，你是喜鵲麼
 兒時候聽母親說
 喜鵲飛上屋頂來
 爸爸的信也該來了
 喜鵲，你喜歡我這回憶的美麗麼

三

一陣秋雨後
 紫色的豆花
 可帶一點兒靜的藍

十四行

劉榮恩

初秋的風裏
 一只蝴蝶拍拍着
 在少女的鬢髮上
 水樣青的眼珠子
 好像是月光映銀了她的夢
 她的夢却是晨光下
 無際的波鱗
 是呵，她說她是甚的戀人
 她又唱起一只外國的兒歌
 「弋丹的三個賢人
 坐在碗裏去漂洋去
 他們的碗倘若牢些
 我的故事也要長些」

經過死之的幽谷，寂寞得要哭，
 鄉間風光，渡過江海，小池塘，
 一滴一滴的戀意珠散在去程上，
 要帶回去的惦念給我心痛的。
 竹香中江南的雨點掉在臉上；
 灰色天，黃的揚子江壓在心頭；
 向友人說什麼，看看般後的水沫。
 下站是九江了，着了岸是半夜；
 我所站的地會應着遠地人的心。
 長江的尾巴長長的拖着漁村，
 頭向遠處去探更遠離她的埠頭；
 騎在江背上沒有言語寂寞着看水。
 沒有辭別，走得很快，上了船，
 幾時車能看我北國的雲和我的蔭。

題目「友情」

夏夜

黃肅秋

清涼的夢鋪上牆角，
 嚙語者開始不安了。
 一盞街燈或一星燭火，
 成爲群衆競爭的哨所。

藍天藍得像寶石：
 星星垂出多情的注視。
 如同你第一次的眼睛，
 閃爍着怎樣的年青！

野塘的歌者煩燥了！
 閣閣一聲叫破寂寥。
 中宵的枕上播弄着不安，
 誰能夢見變色的河山？

聽一聽隔江的哀怨，
 我要爲凌夷的淚下如雨。
 是誰撤走天上的星光？
 讓黑暗蒙蔽了旅人的家鄉。

嘶啞了知更鳥的喉嚨，
 窒息了溫情愛火的熊熊。
 大地像死一樣地昏眩，
 悠悠的長夜沒有天明。

山行拾記二篇

一：心曲

顧視

陰鬱了山野的貪婪
 狼，拖起一條瘦長的尾巴
 看黑沉沉的夜
 輾破幽閒的步音

擊一下舊夢的怨艾
 跌衰折斷的香絃
 綠了珍珠草
 刻記起暮雨的蓓蕾

敞開憂傷的心懷
 清泉水披一身靜謐的光
 留駐在橄欖的果林里
 探詢一枚駕永的幻思

二：旅人之歌

枯葉鋪掃着羊腸道
 流走一遍冷的風
 夕陽塗着淒涼的夢彩
 牢握住山谷之靈的內動

有一串銅鈴的曳響
 把桐實飄落到遠天
 從殘老的圓面上
 震開頹廢的節拍

是一支野生的冬青樹
 遙念着一片楊花樣的雪
 化一滴不語的長思淚
 溶鏤在牛羊的柔毛上

湛靜的夢

于

沉澀在忒忒的記憶，
 像讀完了一首未完成的詩篇；
 盪漾在高峰還是幽壑，
 如雲一樣的漂渺如風一樣的漂渺。

多少可愛的理想在無言中萌出，
 空費了尋找者悲哀的追惜。
 猙獰像墳墓中的骷髏，
 水久地記不起一生的個體。

安息催毀了最綺麗的雄圖，
 一串最討厭的故事魔鬼一樣的纏繞；
 眼前仍是睡眠中花花的世界，
 追求着湛靜的夢追求着傾城的美人。

送客

悵惘地走下了石級，
 迤邐的小徑帶着暮色沉愜的面孔，
 朋友慚惻地走在面前；
 一條影子帶着萬里的悲哀。

有人敲着醒過來的門環，
 朋友再踏進了石階，
 他聽見了啜泣在草叢的鳴虫；
 想願再伴作朋友度過此宵。
 （好像此行再看不見朋友的臉）

一月三日午夜

于廈門

失落

端。木。文。心。

白沙底海
一隻海鷗飛去了
迷途的旅人
失落幸運和希望。

X X

黃昏後
幾個星子滑破了晴空。
旅人底心扉輕啓了，
若失落什麼寶藏。

古利

剝落的紅墻
穢塵的古利
失落昔日底色澤
松柏一張悵鬱的臉
期待着長空。

X X

爨縷佛煙
飄去一萬個善顏
祝禱啊，祝禱
籬笆外
脚踏落葉昨夜的旅人

一九四二·秋於古都

哀歌

岳崙

沒有金色秀髮披肩
又零落了晶瑩秋星般眸子
舊時手裡的如落霞珊瑚
迷離了誘人的靈魂光彩
而衣襟上亦憔悴了絡繹的明珠

誰說我有飛鳥之魂
我願避居深淵幽谷
永生不見霽雨之虹霓
更怕看游魚輕吻柳絲
因為柳絲恰如月之眉

是伊底盈溢幸福之手
加我以幸福之冠！
智慧的絲綬為架骨
花紋是溫柔之縷
飾着深情的瓔珞
還有心靈的水晶石
香唇又吻遍冠心
我乃氤氳甜與芳了

伊眉尖泛浮了笑
比夜尤美的
我乃讓蛇痛噬身心
呵！冠太重又太小
無力地我跌坐如錦草茵

嘲，有人反賀我登了極

情願脫下幸福之冠

倩秋風吹還它主人

薔薇也許把露珠掛在眼角

但太陽會替它拭拂……

任棄冠破碎飛赴塞北寒沙

或幽鬱地葬在山陰寂寥地方

春天燕子歸來時

呢喃一片新語

(她會告訴妳)

莫忽略孔雀翎毛

和潔白駝鳥羽

草原上沒有了孤獨牧人

披鐵甲騎士亦渺無踪跡

雖然我仍珍惜手中的！

殘陽裡鞭子和生滿記憶長矛

野馬如煙奔馳

羊群遠去了

一九四二·十·四錄舊作

個人新詩推荐之十一

狂風外二章

田華

黃昏暗得難受

我們像是走入深深流響的水中

邁上佛殿的殘階，曲廊

秋樹的柳條刷下傾圮的堤水

我們走入深深流響的水裏

沉，進水晶宮，的擁抱，樹幹，啊，月亮

在深深的黃昏——在深深的黃昏

天上，有船擦着渦漩，過去深深的渦漩

你的髮，讓風吹得……啊！真冷

翻這樹聲像水響

走進這深深流響的水中

有無限的淒愴，啊！愛人，我有無限的淒愴

給我，你柔軟的，溫熱的，你的手，嘴唇

月亮，在這樹蔭裏，唉，我想流淚

讓我輕輕倚着你柔軟的寬胸安睡

在這深暗的深暗的黃昏

看——破曉的階石上照着月光

深暗的殿門裏有隱隱濃煙飄逸

是古印度夜的祭壇

草叢，沉寂

在我們的唇吮裏，聽！

深閉的佛殿裏有一聲嘆息

愛人，這夜風太大，滿樹的柳條流下了水聲
便在這廊邊，我有些窒息

啊！給我！你熱的面頰，你有力的親吻

請抱我，太冷，簷上飄滿黑雲——我看見烏鴉

飛，是狂風裏的貓頭鷹笑麼？哈！哈！我的心，噓！我的心

按住我的心！愛人，我要窒息，你看那一堆

黑雲更沉重了黑色的一堆煙，沉沉到簷邊矣

……

抱我啊！愛人！不要離去

黑色的煙雲已慢慢壓下，愛人，救我！

不要離我遠，黑煙已將我葬埋

是一埋黑沙將我葬埋

沉——沉——我的胸啊，已不能喘息

摸，我的嘴唇已經冰冷

我的手脚已經麻木不仁

愛人啊！你，不要哭泣……你——不要哭泣……

走開，自己孤單的向大道走去

這暗色已是深夜

請孤單的去吧！在這水響般的狂風裏

我的精魂啊！我的精魂會隨你而歸去

愛人聽！不要哭泣……你……不要哭泣……

走開，自己孤單的向大道走去

回去告訴我的母親！

我在黑沙墳裏

詩獻——給在天國的魏修女

(Victoria)

聽說你像是春寒的陽光

給人一種戀意的溫暖

寂靜的尖塔教院前，撒着大地的音韻

常走來你的影子，帶着清細的樂音

誰給你那麼多的憂愁

讓你有着悲哀的靈魂

你的意境慢慢走向遼遠

沒有一個人來問你的孤單

……

啊，你太匆促的離開人間

離開你遼遠的祖國，不知道你死去的親人

你靈魂的前面撒開了天堂的光明

帶走了你的微笑，留下了你的年青

……

給 你

在一個晶瑩的春曉遇見你

你太像我幼年單戀的孩子

惹我又徬徨到從前的日子

如今，遇到你便感到了苦痛的安慰

……

昏夜離去，走在靜寞的道上

孤單單有如夢中一粒塵埃

日子隔了太久，已不能記起你的面容

心上感到失落你的悲哀

周章詩選

△秋感▽

秋風吹着亂髮，
身子也跟着瑟瑟地抖了。
落魂者呵！
你怎麼還不換上秋衣？

一片落葉，
被秋風捲走了。
流浪者呵！
何處是你的歸宿？

孤雁鼓着疲憊的翅兒，
啾啾的遊着往南方飛去。
天涯的遊子呵！
你也該探望久別的故鄉了。

△打鐵者▽

熊熊的爐火，
吞蝕着無盡的歲月，
狂飲着打鐵者的汗血。
它消鎔頑強的鋼鐵，
同時也熬乾了打鐵者精壯的身子。

生活的錘子擊下去，
鮮紅的血點在飛進，
痛與濁汗在狂流。
一切全裹在黑色的烟霧裡。

△柳絮▽

暮春三月，
爽朗的晴空，
飛着鵝絨似的雪花，
柳蔭下，
我呆呆地凝視，
這美麗的奇跡，
伸手捉了一把，
結束幾個伴風者的生涯。

△給一個人▽

天賦你脆弱多感的心靈，
但忘了給你強烈的意志。
你脆弱的心啊！
你盛滿了悲哀與愁緒。
你不堪外現的輕輕一擊，
你缺少反抗現實的勇氣，
你永遠徘徊在歧途，
替自己織着夢幻的網子。

△無字的情書▽

淒涼的燈光，
掩不住少女顫動的兩肩。
一陣陰雨似的低泣，
幾聲落葉似的輕嘆。
她把無數顆珍貴的淚珠，
連綴成一串直線，
與一朵乾枯的花兒為伴。
（代表一顆憔悴了的芳心）
寄給夜在遠方的愛人。

△春闈怨▽

死沉沉的深閨，
鎖住了一顆青春的心。
兩條淡淡的細眉，
刻畫出內心的悵鬱。

鳥語花香

茜紗窗關斷了春光
拋掉菱花鏡，
把綉枕印上淚痕。
年華如水般流逝，
意中人怎不歸來？

△無題▽

叩開塵封的記憶之門，
往事如白雲變幻般的展開，
創痕重疊的心靈，
乃織起暮靄似的層層悲哀。

踏過二十年的人生路途，
像走一片渺茫的沙漠，
風砂的掩襲下，
留過一個清晰的足跡嗎？

隨着一線陽光的殞滅，
日子吞噬着寶貴的青春，
惴惴黑霧迷漫的遙遙前程，
是否有一絲理想的光明？

洛陽懷古

我趁着瀟瀟落雨的晚秋天，
憑懷那八百載帝都的洛陽縣，
聞說那裡是文人底家；
詞人與墨客發揮過燦爛的光華。
古書上載着聖賢豪傑的偉業，
綿長的歷史養育下數千年底文化。
啊！雨還是霏霏迷濛的不歇，
我底頭腦感覺到非常的無涯；
散漫惱人的雨啊！
你能够引我魂飛古都嗎？

當火車駛向洛河東，
有一條山脈在眼前奔騰，
一路上起伏無邊的邱陵幾阜，
山巔上叢生着翠柏蒼松；
在目前已是紅垣黃瓦的白馬寺(1)，
具有着兩千年的歷史建在漢明(2)；
蔡愔(3)迎來了天竺的浮圖(4)，
融合了漢印交互的文明。
我見這敗壞殘垣的洛陽城；
殘照下顯不出當日的渾雄。
漢魏底宮殿早成了殘磚斷瓦，
隋唐的行苑祇賸些隴上遺痕。
誰都知東都昔日出美女，
那都曉河陽早年產才人；
漢明帝修建下白虎東觀(5)，
洛下的群儒議論着古史奇文。
天下繁華的金谷園(6)；

與那百花城底河陽縣(7)。
想昔日是多麼的壯麗輝煌，
到如今空餘下寂靜沒有喧嘩；
北邙山祇遺着荒塚殘壕。
偉大的君皇，
標儀的學者，
早都隨過去繁榮消逝去了。
帝國的威嚴，
侯門的深峻，
一塊兒隨時代成了冰消。

到今日祇贖下伊闕(8)的石刻，
歷代的皇陵起伏於北邙之陔，
永久誇耀留給這古都，
使後人追憶着古代的輝煌。
秋雨紛飛着眼前的憧憬，
默默的憑吊古今之洛陽！

「註」
(1) 白馬寺 在洛陽城東，漢明帝時建之佛
寺。
(2) 漢明帝 東漢元武帝子
蔡愔 漢明帝之臣，奉使往西域求佛
者。
(3) 浮圖 佛之別名
(4) 白虎東觀 漢宮殿名，後漢章帝，時博
士議郎會於此講經同異，作白虎奏議於
此。
(5) 金谷園 在洛陽城西，西晉石崇所築，
窮極奢麗。
(6) 河陽縣 遺跡在洛陽附近，西晉時潘岳
守此，種花滿城。
(7) 伊闕 在洛陽城南廿五里，北魏時鑿
三佛龕於此，大小石佛數千，石刻百廿
種。

醒

劉朋

窗簾下有貓輕躡着步子
相似的歲月也在無聲里溜去
金香爐點燃起青色迷離
乃有一個朦朧的哀愁
飛進昨宵殘夢里

內心如秋天沒有綠意
燕南歸捎走一束憂鬱
夢中的白蓮不再芬芳了
記憶隨流水飄散
秋風裡濺溢着癡情的相思

寂寞里常有遙遠的懷念
旅人忘却心頭凝結的疲倦
縱然是足印踏遍了沙漠
尤聽聽聲聲嘆息之駝鈴
一如古琴奏出的懷鄉曲
中夜從噩夢裡逃出
起坐撫濕透的枕巾太息
紅燭淚若杜鵑血，一滴，一滴
夜為孤獨者訴說寒冷
于是，夢乃被牽遠了

陶隱詩選

個人新詩推荐之十四

菲力 詩選

秋心

荒涼的音容比春天的海更增多了哀怨；
 人間天上的秋心便印着紅紅的樹木
 誰點燈耗油的不寐，夜明錶細細訴
 雲聲滿園獨沒有月光下尋人來往的脚步；
 寄足於世飲啜白霧以前的幾露水
 不是夜間星辰耀眼，便是煙雨鎖門；
 出不去的日子。——打碎了紗燈並葉上的秋心

林中有微火傳送來萬葉的蟋蟀；
 啓窗時——報以默然合眼的新禱
 浪子的心却永隨波浪流去。爲什麼麼？
 秋天的心願已捕繪上火灰顏色。
 不要再想念去年的躑躅花，和一點點消息
 快天亮了，魚肚白的簾外艸蟲最後唱道：
 「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不知是愁」

新月在懷

九·十二

開窗時新月在懷，
 中古英雄爲美人的劍擊聲誦在斑鳩巢上
 遠山有石竹子上的花甲蟲

海峽的月桂樹葉尖婆娑在水影

愛戀的夜鳥和夏樹成了伊甸園的夢
我想你哪！新月在懷……

靜靜的踏着橋影走，脚步亂了，
 多年金色的老樹又流出七絃琴之歌；
 路上有晚禱的蠟燭星茫

林中的果子染着甜色的香，錯了
 獻身者的古寺墜落老木器的鐘聲，斷了的響
 我想你哪！這條路沒有頭呀！

繞着山水尋人的人——那處女的背已駝了
 我是想你哪！

但新月重又回來，你的木筏隨海峽的風往煙
 中流去

我是想你哪！
 新月在懷，滿窗是定情的詩漸漸見遠了。

個人新詩推荐之十五

陳梅 詩選

祝 福

——敬獻給我的友人
 是誰播下了不幸的種子？
 你銀鈴般漸近的歌聲，
 像燕子掠過平靜的湖水，

又輕巧的飄到綠楊邊。

記得吧！薔薇花下留連，
 你聽我低唱出我自己的幽怨；
 落照溫馨的映紅你面頰，
 沉默的朱唇也爲我顫戰。

心弦上掛滿了激動的心跳；
 惺忪的眸子凝注着我雙眼；
 微風吹送到清脆的鴿笛，
 深思中牽回你無言的沉寂。

展開你胸中峻峭的地輿；
 絕崖下蘊藏着一個神密；
 長脚蜂期待馥郁的花間，
 含有清晨露珠的新鮮。

駝鈴輕敲起牧人的疲倦；
 旋客遂孕有溫柔的懷念；
 古寺流溢出沉愜的鐘音，
 歸鴉乃逐走夕陽之留戀。

不管幻境像一顆艸頭露；
 你做了我熟情的墳墓；
 滿窗飄散着希望的花朵，
 我有帶傷感之黃色的歡樂。

曉光在鷄啼中慢慢蔓延，
 你手指輕叩到我緊閉的門前；
 口角蕩出你齊齋的低語，
 我秘藏着未曾發掘的童年。

寂寞的向我一揮手，
 俏媚的指尖泛起青春的顫抖；
 夢中飛回疲憊的期待，
 我祝福你一生的康泰。

一九四一·二·三十一日

記憶裡告訴我們：
「它是被血焮染過，
在一個五月裏。」

柳絮飄飄，
像臘月裏的雪片。
這是一個多事之秋，
在暮春裏，
祇有這五月阿！

五月！
夏之首，
春之尾。
夜裏靜靜的時候，
耐人尋味！

●月光

那夜 月光如溪水
安謐的 靜靜的
流動在原野的樹梢

龐然的黑林
抹層青幽的乳白，
鈎一幅綺麗的夢景

夢景
顯示生命的一節「幻」
刷洗白日裡人世的醜行

小造

散開立體「愛網」
婉戀的曲子
一隻夜鶯 一隻夜鶯……

●Quadrains

上官蒂

(1)
你不會忘記你的年華已逝？
依然笑紅了雙頰在橋之傍
每一棵大樹上結着紅色果實
伸手遙望着飄雲的天上

(2)
夢裡我找到你又失掉你
正像我抓住可愛的秋天
又把他放走在我的目前
喂！且看我詩冊的暗泣

(3)
雖然開着憂鬱的花朵
鳥兒舞蹈在那綠蔭下
你又忘了當愁思推過的悲傷
當美醉如酒的景色渺過人

(4)
睡了的薔薇踏遍野草
追來追去的美麗之雲
熱情追到你的嘴唇
微風開始向你拈花微笑

(5)
於是我同許多的朋友，可愛的

向最高的那棵樹離別
曾經聽到你的許多戀說
懷疑我做離的愁思

●心

王琅

心，
像划子
顛簸在無涯際
黑暗的海。

——一張猙獰臉！
伸展過

奇突的唇頰，
怪誕的牙；

洶湧着吞入，
洶湧着吐出；

「浪花——忽濤——浪花——」
呼喚着冷酷的名子。

天角？
海的邊涯？

劃破了！——一道閃
掠過濤浪。

——抹清起伏的貪涎舌頭！
倏忽，消滅在茫茫的……

連以爲
那或是燈塔之上光的幻想念
都不曾沾染上心。

三月十三日月蝕之後

寶青春

老牌醇母製劑

BIOZYGEN



青春曲

常服本品

營養豐富增活力
老幼男女皆愛服

四季康強病不侵
鮮美常留齒頰芬

一 春風吹拂拂 贈郎寶青春 色香味並美 功效更無倫 健食整腸胃 身體康以寧 願郎且服食 願以慰妾心

二 夏日長如歲 贈郎寶青春 營養豐且富 抵抗力量增 霍亂吐瀉 遇之盡遁形 願郎休歇食 好見妾心真

三 秋霜凝霜雪 贈郎寶青春 富合推他命 精神日以新 事業日以新 願郎勤服食 妾意亦歡欣

四 冬寒漸凜冽 贈郎寶青春 滋補恒常品 健壯勝恒人 無憂罹腳氣 不怕寒威侵 願郎常服食 白首慶金婚

一服本品

得開胃助化之功
飯量加而體重增

無食積便秘之患
腳氣面疱皆治愈



上海新亞藥廠製
藥房均售

上海新亞藥廠北辦事處

北京東單三條一號電話四六八九號

天津特別行政區廣東路一八四號

濟南：經四路安德里一號

(本廠廣告由華洋廣告社供給北京司法部街御衛夾道南二〇二號)

怨門娼

黃昏又染滿
四月的窗前，窗
櫺間飄落下雙雙
鬱怨沉痛的嘆息。

二 水

淚眼凝視着
暗中破落的屋椽
；椽上垂下來的
蛛網，兩個人緊
緊偎在一起，面
頰貼着面頰，讓
時間在無言中滑過去，讓沉痛浸
在暫時的愛的享受中。

黑暗落滿了窗了。
「葉子，我該走了！」男人
鬆開擁抱的手臂，鬱鬱的從床鋪
上站起來。

「不，馮金——」葉子也隨即
立起來，一把揪住馮金的衣袖；
一剎，但，她却緩緩的垂下頭，
又鬆開手。

「已經四天沒上班了，再不
去，就該被開除了！再說，錢也
淨了！」馮金像是對葉子，又像
是自語般的喃喃着，聲音很低，
很沉重。

半晌——

「好，你去吧！」

然後葉子擰亮頭上的電燈。

一支二十五燭的昏黯的電燈
，在葉子和馮金的頭上亮了。葉
子著一身血紅色的夾褲夾襖，烏
黑的長髮披在肩上，十七歲少女
豐滿的身段，十七歲少女清俊的
面龐，可是，已經憔悴了，全身
刻劃着重壓下對生的疲憊。馮金
穿一身普通工人很喜歡的藍布褲
襠，長髮不整齊的覆在額上，蒙
一臉十八歲青年悲憤的悵鬱和痛
楚。

馮金死沉沉的臉色對着葉子

「可是——」他痛苦的將兩
隻手猛烈的伸過去，握住葉子的
手。

葉子低下頭，淚花又閃在睫
毛上。

窗外有雜亂的脚步聲響着。
另一間屋子裏一個男人用尖銳的
啞嗓子接連喊叫着一個個人名。
隔壁一對男女淫蕩的調笑着。

「唉！」
更沉重更憂傷的一聲嘆息。

馮金拉開那扇破舊的門，走出去

葉子的淚沾濡了衣襟。

馮金剛邁出上面懸一盞電燈
燈下一塊匾額，寫着「翠綠堂」三
字的黑門，隨即背後一聲啞嗓子
尖銳的叫聲：

「見客呀——」

馮金像驟然被一枚小針刺了
一下，停住脚步，癡癡的望着門
內的黑暗。

「……葉子——」從門裏傳
出來的尖銳的喊聲，在黑暗中微
弱的飄蕩着。

這一剎，馮金彷彿看見葉子
又鑽進一個陌生的男人的懷裏，
那人正一件件的剝她的衣服，小
褂，內衣……於是葉子赤體跟那
人一齊躺在被子裏……

「媽的，葉子是我一個人的
！」
馮金憤怒得瘋狂般的捏緊拳
頭，想重走回門裏去。

結果，他却又痛苦的垂下頭
用兩手堵住耳朵，向漆黑的小巷
的出口奔去。

一一、

六個月以前——

× × ×

十月，太陽快落了。黃昏冷

寂的天空，降下灰白色的薄霧。
杆子山(註)像一尊疲乏了的
巨獸，臥在都市的邊緣，微微喘
氣。

格朗

山脚下小絞車房裏的機器，
依然在滾動，司機人遲鈍的動作
中，吐出沉重的嘆息。

吱

爬虫似的小絞車，依然在山
尖與山脚之間不息的爬動着。一
輛滿裝黑色杆子的車緩緩從山脚
爬上山頂去，同時從山頂上也有
一輛空車爬下來。

空！

嘩啦！嘩啦……

小絞車在山頂的鉄架上翻轉
了，車中的杆子一股腦兒滾出來
砸在下面鋪着的鉄板上，然後向
山腰滾下去。

立

立在鉄架旁邊的兩個小工，
像兩個鬼魂，緩慢的疲憊的用鐵
除淨存留在絞車中的杆子，然後
將翻轉了的絞車扶起，於是：

「噢——」

向山下拖長嘶啞的喉嚨一聲
鬱悶的喊叫。

吱

空校車又爬下山頂去了，一貪婪的，用斜眼緊喊着山下，一面忌妒的由嘴中吐出上面一些字來。

一切都那麼無力，那麼暗澹世界像到了末日，一切將要毀滅似的。

可是，在這「死」的氛圍中，却又存在着生的活躍，生命的活躍。在杆子山半山腰那裏，爲了生活，爲了他們一降生就註定了的命運，有一些生命的渣滓活動着。他們都是十幾歲的孩子，每人一身破爛的衣服，黃瘦的臉

膛染着黑煤屑，手中提一隻破舊的麵口袋，或臂彎中掛一隻破籃子，用眼睛緊盯着從山頂滾下來的杆子，一面用手亂抓亂揀。互相搶着，爭奪着，罵着，甚至有時爲一塊「老渣」(註)，打得頭破血出，一齊從半山腰滾下山去。

「喂！你們看，葉子又來找馮金啦！」一個約十五六歲的三角臉，如獲至寶般將一塊明亮閃光的老鎊，扔進自己的籃子裏，突然用手指着杆子山下喊着。

「媽的，馮金這小子！」三勇臉旁一個年歲較大一點的斜眼

熱情而又疑問的：「馮金，今天怎麼你——」話沒說完，却被面前這熟悉人的不熟悉的服裝迷惑了，張大一雙疑惑的眼睛。

杆子山半山腰上一陣反常的騷動，每個人用貪婪的眼睛，向山下多看了兩眼，吐出一些羨慕忌妒，而又無可奈何的聲音，因爲這太習慣了，隨即大家都扭回頭去，精神完全貫注在由山頂滾下來的杆子和石塊中夾雜的老渣上。

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立在杆子山的山坡上，她雖不十分美麗，却有一張秀氣嫩白的面孔。她正懷着一顆悲哀的心，用焦灼的目光在半山腰的一羣中尋覓着。半晌，她的目光顯得更焦灼了。緩緩的從尋覓中收回來，然後緩下山坡，坐在山坡下的一塊石頭上。

太陽沉沒了，黃昏的朦朧和漸漸沉重的薄霧，落滿杆子山四周。

「葉子！」突然，背後一聲呼喚。葉子趕緊從石頭上站起來，轉回身去

「你以前不是總說，這大個子還守着杆子堆，太沒有出息，願意我去當密工嗎？我也從早就

「你以前不是總說，這大個子還守着杆子堆，太沒有出息，願意我去當密工嗎？我也從早就

「葉子，你奇怪嗎？」馮金不習慣的扭一扭穿着笨重的厚厚的密衣的身體，口氣有點誇耀。

「登記，醫院體格檢查，整整兩天的工夫，就都全辦理清楚了！」

「你高興吧？歡喜吧？我瞞着你，就是想乍冷子一告訴你，叫你更高興！」

馮金見葉子對自己張着一雙驚異的眼睛，以爲自己這辦清楚一切後，再告訴葉子的計劃，收了非常好的效果，就更興奮得像小孩子差不多，挨過去握住葉子溫暖柔膩的小手，於是滔滔的說下去：

「你以前不是總說，這大個子還守着杆子堆，太沒有出息，願意我去當密工嗎？我也從早就

「你以前不是總說，這大個子還守着杆子堆，太沒有出息，願意我去當密工嗎？我也從早就

「葉子，你奇怪嗎？」馮金不習慣的扭一扭穿着笨重的厚厚的密衣的身體，口氣有點誇耀。

「登記，醫院體格檢查，整整兩天的工夫，就都全辦理清楚了！」

「你高興吧？歡喜吧？我瞞着你，就是想乍冷子一告訴你，叫你更高興！」

馮金見葉子對自己張着一雙驚異的眼睛，以爲自己這辦清楚一切後，再告訴葉子的計劃，收了非常好的效果，就更興奮得像小孩子差不多，挨過去握住葉子溫暖柔膩的小手，於是滔滔的說下去：

「你以前不是總說，這大個子還守着杆子堆，太沒有出息，願意我去當密工嗎？我也從早就

他。

馮金將自己的話，自己未來的計劃，一口氣說完了，得意的張着嘴吧，等待一個狂熱的喜悅的反應，可是，一秒鐘的靜默後

葉子却不顧一切的，一下子撲在他的懷裏，悲不可抑的哽咽起來。

「葉子，你，怎麼啦？」

馮金驚惶得手足無措了。

「半晌，葉子緩緩的從馮金懷裏抬起頭來，用手帕揩拭着眼睛。

「你該去上班了吧？」

「不，葉子，你告訴我，甚麼事呀？」

「不要就誤了你上班，頭一天就去晚了，人家不喜歡，走吧！一面走，一面告訴你！」

「……」

兩個人並着肩，一步步走向通進市裏去的馬路。

一切已經在夜的模糊中了。霧落得更濃了，十月的夜風在頭頂上一陣陣捲着。矜子山上小絞車的響聲，不知在甚麼時候停止了，半山腰揀老頑的孩子們，每人背着一個裝滿老頑的籃子或麵

口袋，熟練的走下山來，有的口裏哼呀着不成腔的小曲，有的互相拿罵街來解悶。

「葉子，說呀，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踏上馬路，馮金忍耐不住了焦急的催問着。

「馮金，我們要離開了！」

葉子用很低很悲酸的聲音，艱難的說完，一把用自己的左手握住馮金的右手；緊緊的，淚珠又鑽在她的眼眶上了。

「甚麼？」馮金的聲音有些顫。

「兩天前我就知道一點信息，可是我瞞着你，不敢告訴你，怕你太痛苦，今天，實在不能再瞞了——」稍停，努力鎮定，「這我就是和你來辭別的，剛才在矜子山上沒有找着你，把我急壞了，我想連最後一面也不能見嗎？原來你……」

葉子的眼淚像漲滿的潮水，湧湧下來。

「……」

這刺激太兀突了，馮金反而不能說出一句話，癡呆的望着面前的黑暗。

「馮金，你幾點鐘坐大罐下到密底下去呀？」

「十點！」

「十點？」

「噫！」

「現在是幾點啊？」

「八點。」

「離你下到密底下去還有幾個鐘頭？」

「兩個鐘頭。」

「馮金，也是十點，也是還有兩個鐘頭，我就要跟我爸爸，媽媽，弟妹們走了，坐火車走了。」

葉子握着馮金的手更緊一點，她已經被悲哀壓倒了！

「葉子，爲甚麼？」

突然，馮金像從夢魘中驚醒來，停在黑暗的馬路上不再走，大聲的痛苦的問着。

「不，馮金，走着告訴你，別就誤你上班！」

「不，葉子，你要走了，你要離開我走了，我還上班幹甚麼？」

「別着急，我走後，不久還要回來，慢慢的走着聽我告訴你！」

葉子安慰着馮金，可是她的

聲音裏却有淚的哽咽了。

兩個人的身體緊緊挨在一起重向前緩緩走去，遠遠市街上交錯的車影和人影，在輝煌的街燈下，走馬燈似的閃現着。

「大前天夜裏，我爸爸從拘留所中放出來，爲了以後一家人的生活，爸爸抱着腦袋整整在屋中和街上轉了兩天，最後想起家鄉來，家鄉還有幾畝田地，就決定在今天夜裏十點鐘，全家坐火車回家鄉去……」

半個月前，下班的時候，爲了肩上生活的重負，葉子的爸爸在襖衣裏面藏了一塊條形的鉄，被煤礦局守門的礦警摸出來，於是被關進礦警拘留所裏。半個月的囚人生活，他被釋放出來，煤礦已經把他開除了。爲了一家人以後的生活，他顛狂般奔走思索了兩晝夜，最後想起爲了追求光明才拋棄了的家鄉來。

葉子的話停止了。他們已經走進市街。她用悲哀憂鬱的眼睛看着夜街上每一個從面前經過的遊人。

馮金的世界完全破滅了。

(未完)

牛縣長這次確實病得很嚴重了。據貼近的人發表出來的消息，三兩天就要到城裡的大醫

要的時候，牛縣長還發表了一批新任職員，多少人真是又喜又哀，喜的是聽候任用的日子終於到了；哀的是這也不過是起身炮的老把戲而已，等到新任上台，怕也只是都在被刷之列，又能有甚麼意思？

可是會計周主任早已就往上邊去了。縣裡有些個站得起來的鄉紳還跑縣長的門子，縣長自己沒有這份閒精神來搭理他們，只有讓太太來打發打發，因為牛縣長的心是異常傷心了，終日躺在鋼絲床上呻吟。

結果在第二天早晌，牛縣長就乘車往城裡去了。

其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別看牛縣長的病是沉重，可是牛縣長的腦子到底還清楚，他把所有的事都思慮得很週到，何況還有個機智多謀的太太呢？這位官稱「縣長太太」，據說是城裡高等學堂的學生，至於怎麼結合的，還是個謎。同時最成爲問題的是縣長家鄉裡的精練，如果有一天揭穿這幕把戲，一定還要鬧得落花流水，不過牛縣長有相當把握的。

就在行前的夜裡，劉五爺還到縣公署裡

病

曹原

來，牛縣長閉着眼睛歪躺在床上，太太在傍邊給燒煙，牛縣長心裡很明白劉五爺的光臨是有目的而來的，偏偏讓自己把他的事給撇在腦後，以前的事姑且不提，此後究係如何解決還須要斟酌。

「縣長此次上城裡去醫病約有多少日子呢？」

劉五爺坐在牀旁一張茶几邊笑着問：縣長太太慢慢把煙槍從牛縣長的嘴邊移開，縣長微微睜了睜眼睛，好像看了劉五爺一下，可是捧起蓋碗茶噴了一口就閉上眼睛沉了會才說：

「日子是不敢定，不過看病的情形再談了。」

「是——」

「不過——」牛縣長把身子慢慢往上移動了一下說：「公事是上去啦！我想總還該要有個人來維持，才能放心。新任的人也不是外人，諸事樣都還能有關照，我敢說總比我強——」

「縣長！」劉五爺忙搖着手說：「不是那麼說，咱們相處也不是天半天的了。我這個人就是口直心快，有甚麼說甚麼，絕不會

院去休養，並且還指定某某醫師來治療，看那種氣脈實在不比尋常。然而正在這緊

有甚麼捧人的話，我們向來是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只是這一回，我想您幫我個忙吧！」

牛縣長心裡揣摸着他要說的話，同時心裡還正追憶着那次收買小米的事，眼看行市是要猛往上漲，他會去通知劉五爺給預備貨，可是劉五爺不見現款居然就婉言拒絕了，那一次少說着過千的錢是沒得到手，這件事使他萬分不快，雖然在旁處刺了點，然而劉五爺未免太不講面子了。事情也巧得很，劉五爺遠房的一個侄子爲了私販煙土而被檢舉，這件事直鬧得如今還沒解決。

「您想想，我這將入土的人，甚麼盼兒都斷有了。我把這個不成器的孩子收過來，偏又給我幹這丟人的事，我求您答應我把這件事咱們來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也就算了。隨您怎麼說都好！」

劉五爺現在是傾心願意揆敲，甚麼條件都願接受。可是牛縣長却依然不動聲色，心裡思索了幾週，算計着如何講這個「盤子」。

「這件事原是極容易辦，自從我一開病就把他擱下了。劉五爺，我說句話您別過意

在外面做事的人，朋友還嫌多嗎？無奈有一節，公私不可不分，這件事要不是上面追得緊，還好辦。如今事情由不了主，您說我怎麼幫您的忙呢？」

劉五爺自己有苦說不出來，總還得耐性把事辦個頭緒出來，一面用手撫摸着下頰說：

「縣長總不會沒有法子的。」

他說着用眼斜睨了縣長太太一眼。

「我想慢慢設計個法子吧！」

「是！求縣長開恩！」

劉五爺說着慢慢退到外面去，用眼又望了望縣長太太。

縣長太太有手腕誰都曉得的，所以有縣長太太和劉五爺能談判，這件事就有結果，事實還在「盤子」的問題了。縣長本身是不好意思來開口，那麼劉五爺又是能少花一個就算多便宜一個，結果這件事總算是不會不能解決了，雙方都有個不堅持己見的誠心，那麼這件事還能有甚麼障礙呢？

等到劉五爺預備再向縣長道謝的時候，縣長太太卻攔了他，因為牛縣長又在哼唧地呻吟着。縣長太太應了他，把人領回去，可是款子要急速辦齊。

次日，牛縣長沒帶半個隨從，也沒有幾個人來送行。他只是騎在軟褥裡，縣長太太陪着他坐上汽車，車裡裝下一些細軟東西，總也算飽載而歸吧！事實，牛縣長根本就沒

到醫院裡去，那些事完全是造空氣，結果又算弄來不少外錢。他預備拿養病為題而退休了。

△

會計周主任是個年青小伙子，又精明又能幹，辦甚麼事都能稱縣長的心，所以這次牛縣長的交代統統的由他代辦，周主任也聲明隨牛縣長一同退休，不過牛縣長的事他最熟習，何況有大部份款子還在他手裡呢？牛縣長也會答應給他一個數目做酬答，周主任好像不大計較這些個，事先在城裡租下一所小房，用費不多，預備等縣長看中意，或許就置下來也說不定，牛縣長一直就搬到那所小房裡去，等到安置停妥，周主任又回到縣裡去了。

牛縣長一搬到這裡來就有些樂不思蜀，想周主任進城三兩天的功夫就把一切弄得這麼有條不紊，上自米麵下至應用陳設，沒有一件缺欠的，還給僱上個女僕，牛縣長不觉得自己得意地說：

「這兩天縣長總算沒白幹，到也該舒服幾天了。」

太太雖是陪着笑了笑，可是看見牆上的月粉牌，已經是月末了，不由得又有些不大痛快的樣兒。

「有舒心的飯吃着，還求甚麼呢？」

牛縣長只是給自己想看好日子，他嘴裡這麼瞎叨叨，可是耳朵裡總聽不見太太搭他

的腔，等到他一眼看到她的臉，就覺得那副臉像是一片雲霧迷漫的天空。

「唉！我也知道，這個病是又耗費錢，又得磨延日子，可是如今還說得上甚麼呢？自從她跟我在一起，才享了幾天福？大半的日子都為我的病忙了。」

「不是那些閒事，你把正經的都忘了。」

太太說着話，臉上可做得像平淡無事的樣兒。

牛縣長你的腦子好像有些不大受使，怎麼會把太太的事給疏忽了呢？可是太太還有甚麼了不起的事嗎？他合着眼想了半天也摸不着一點邊際。

「甚麼事？乾脆說吧！」

「哼！還得要人說，日子都過了多一半啦！」

牛縣長望着太太的嘴，自己伸出手從枕頭下掏出一疊鈔票點了個數，一面遞給她歉意地說：

「你看，老周大概把這件事給忘了，讓老太太晚花兩天吧！」

很明顯，這筆錢是給太太娘家的補助費，不用說多少，大概每個月都不會有間斷，甚至有時候，太太為這事要發起脾氣來，來個三兩天不見面，弄得牛縣長毫無辦法！請出人來去請駕，不過誰去請也得看錢的份上來做定奪，太太為牛縣長終日辛苦操作，

世界人文

弄來這點私錢也不爲過了，其實也沒有甚不光明的。

牛縣長說完話就打了個哈欠，太太馬上給預備那份煙傢伙，這時候牛縣長又估計一下這未來的日子。

無論如何，縣長是沒法幹了，如果請假有個準確日子到還好辦，現在連生死都不敢保，還能談到甚麼呢？一切的失敗就是歸罪於牛縣長的病，他鬧的這塊心，說是盲腸炎？可也有糖尿病。說是甚麼膜炎，確實每天在腹下要流出不少膿血來，人是愈發枯瘦下來，甚至連翻個身都是痛得要命，請大夫來配藥和使手術也是枉然，總而言之，病是沒有甚麼好轉的希望。

牛縣長心裡明白這回事，可是不願聽這些不受聽的字樣，不過怪懊喪的是勞累了這幾年功夫，才見個起頭，就讓這種磨人的病給黏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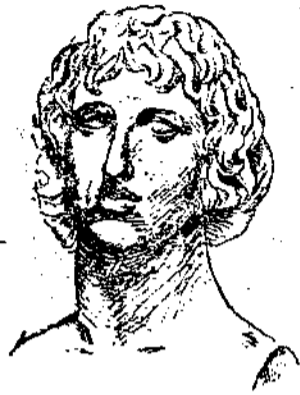
我後悔不聽人家勸我的話了。

牛縣長想起以前的事，那是在他第一次病後的春天，縣長大病初愈，精神似乎是恢復了，自己很得意地回到公署裡整頓公事。這時候正是桃李滿園，春光普照的時節，牛縣長觸景生情，自己總想如果能有個如意的伴侶，那實在是再好沒有的了。大概這個意思首先就暗示給周主任，柳秘書絲毫不曉得這回事，後來一些人不知道從甚麼地方得來這個消息，有的就勸告縣長至少還要保持三

個月，有了這三個月的階段，就可以免去有甚麼不幸，可是牛縣長都以爲勿庸置議，那種無稽之談絕不可胡亂聽信。

沒有一個星期的功夫，周主任陪着牛縣長從城裡帶來一個女人，這位就是縣長太太了。論起來，使人有點糊塗，沒有甚麼儀式就了成夫婦，這還不言，據說還是個二婚，不過這些個消息都是後來宣揚出來的，而且一切市儈的輿論，究竟如何到不會影響我們牛縣長的聲望，可是事實牛縣長沒快活三天半，就一病直到現在，直到現在也並沒見有個起色，這樣應該如何得了呢？

「老周這回也不是給我報效了多少出去？」



一一六 維琪爾 (Virgil 70-19 B.C.)

生在意大利的孟都亞地方，初學演講學身體不康健避居鄉間，他是在孟都亞附近的農家長大的。

他是一個高身材黑健的美男子，性情和藹，羞澀。口才遲鈍。一生過着平和的生活。

因爲他一生都保存着對於鄉村生活的摯切的愛，所以他的作品也多以自然爲吟詠的對象，專心研究希臘的詩，費了七年的工夫做四種詩描寫鄉間生活的景況，以爲人類生類的真正的意義，就是用靈魂去征服自然。

偉大的敘事詩「阿尼特」是脫稿於他與世握別的那年，在阿尼特里，維琪爾讚美創造羅馬帝國的人。

他的詩描寫自然芬芳美麗的生長，筆法如同燦爛的陽光一樣熱烈。是羅馬作家中最愛祖國的。



一一七 小仲馬 (法 Alexander Dumas 1824-1896)

他是大仲馬的外婦所生，在社會上很受人的凌辱譏笑。從小留養在巴黎，直到長大的時候，大仲馬才認他爲自己的兒子。

最初想成一個小說家，直到二十八歲時茶花女一劇在各地上演得到名望後，才開始向戲劇的道上邁進。

他的身世使他的作品多注意到社會問題和道德問題，他有着爲「人生而藝術」的信仰，爲着這偉大的信仰而努力，他是寫實主義戲劇的開山祖師。

成名後法國國家學會請他爲會員，被稱爲莫里哀以來的唯一喜劇作家。

軼事

王冷輯

一一八 荷馬(希臘 Homer 又稱 Homeros)

在他詩中多描寫古代人民的思想所產生的軼聞，怪誕的奇事，人和神的戰爭。

他的詩句常被後人引為格言，在沒有文字以前，已有許多遊行的歌者從這一村到那一村唱詠他們的詩歌為生活，荷馬便是唱歌稱讚豪俠，用金言獎勵世人的盲歌者。

在希臘有七處地方皆爭為荷馬降生地。



「伊麗亞特」是二十四卷一萬五千六百九十三行的長詩，「奧特塞」也略相等，在伊麗亞特的描寫是非常壯烈，而奧特塞則較為溫和，所以蒲勞特說前者是男人所作，後者出於婦人手筆。他是被歐人稱為詩人的元祖文豪。



一一九 彭揚(英 John Bunyan 1628-1688)

他父親是個補鍋匠，他自己也會當過補鍋匠，他常說「我沒有進過學校，讀過亞里斯多德或者柏拉圖，是很窮賤的在我父親的屋裏長大，所交遊的都是窮苦的鄉人」。

在戰爭的時候他從軍為兵士，也當傳教士，王政復古後被捕在獄中度過了十二年的歲月，這里給他的一生一個讀書的機會，在那里他不愁衣食地去熟讀古今的許多名著，和朋友們公開地討論着學問。他寫了許多關於宗教的書籍，種種的折磨終消滅不去他對基督的信仰心。在獄中着手寫作的「天路歷程」使他獲得世界的名望出版不久便被譯成八十多種文字。

論說牛縣長精明了一輩子，錢是剩下了不少，不過在太太的手裡還有現款，周主任手裡也有點，再有的也是些數目不清，在家鄉裡置了些地，還放了些五六分利息的現錢賬，弄得自己也算不大清楚，滿心想要把這些款子追回來再做個統計，可是事情總有點棘手的地方，不能如願，這樣牛縣長的病勢愈發有加無減了。

「你吃些甚麼呢？」太太伺候着縣長吃這道樣問：

「不要問啦！在館子叫去！」

牛縣長從鼻孔裡噴出煙來，有些不耐煩說話了。

日子過去了不少個，不過牛縣長都嫌它太死板了，自己唯一的所在地就是那張鋼絲床，不論做甚麼都離不開那塊地方，何況還有時候躺在床上就做些怪夢，他曾夢見好像有個犯人光着上身，讓差役連抽幾下鞭子就昏過去了；好像有個殺人的凶手在堂上狡詞辯供，可是由柳秘書暗遞過一個封包，大概就預備要提個老囚犯來代替了。忽然又有個無頭的尸身隨着一陣風刮在他的身邊！雙手捧着一個血淋淋的頭顱直對他投過來，不由得使他嚇得要跳到旁邊去。然後他像是被關在監裡了，一個垂死的囚犯，週身讓蛆虫咀嚼着那種令人可怕的可怖的樣兒，使他不由得怪喊了一聲就驚醒過來，醒過來，頭上是濕淋淋的汗珠，下面的傷口大概又流膿血了，疼得他要喊爹媽。

「蘭英，蘭英！」

他無力地喊了，兩聲就停住了，他很奇怪為甚麼總是這些令人頭痛的夢追隨着他，實在他有些心忪了。

這時候，周主任忽然打外面提着皮箱走進來。

牛縣長用手抹了抹兩鬢角，兩隻手掌裡也有些汗水浸滲着。

「老周！你回來啦？」

他覺得周身有些鬆軟無力，好像躺在床上已經失去了主宰，他的肢體似乎已不願從他的神經系統來控制，尤其是他的腦子裡

有了這麼個遐想，如今他是沒有力量來支配人，甚至對於任何人都沒有半點信仰了。

周主任這次回來也像是沒有甚麼精神，只是那裏簡單地說了幾句：

「縣裡已經有人來接任，交代事很費週折。」

這原是不成爲問題的問題，可是周主任却這麼認真地報告給他，牛縣長也有些奇異了。

「老周，咱們可是自己人，我的事也就是你的事。」

實在，牛縣長每月對於周主任都有津貼，而且那些不可明說的事，周主任也沒有甚麼不滿意的，然而現在雖是在馬下了，牛縣長也要周主任掏出點良心來。

「我看，公款的事是沒有旁的辦法，新任當然不能漠視，咱們只有給人補足數，那是沒有旁話可說了。」

牛縣長一聽到「錢」的事就默然了。

周主任坐在那裡也沒有話，過了會，馬大夫來了，太太把大夫陪到屋裡來，可是周主任提起皮箱來却要告辭，牛縣長忙著讓周主任的耳朵靠近他的嘴。

「那些款子，等你把事情通盤弄清楚，千萬早點都交過來吧！有機會，咱們做點買賣。」

周主任點了點頭，臉上的表情可是不大自然地就走了，太太在後面跟着送出去。

這時候，牛縣長才笑讓着馬大夫坐下去。

△

「劉五爺的款子怎麼還不見消息？」

有一天，牛縣長忽然覺得腦子輕散些，於是這些雜亂的事就都想了起來，他對着太太閒扯着。

「誰知道呢？還得聽周主任的回話吧！」

「對！可是老周又有兩個多禮拜不見面了。」

本來，牛縣長用了上千的數目才弄上了這個差事，若是連本錢都弄不回來，那真是瞎話。所幸的是牛縣長到而總得過去，兢兢業業地幹到了今日，還算有點成績，可是所不幸的是自己輕易把權宜交給了旁人，這種事原是說不出甚麼來，而周主任一再不露珠似乎就使他有些不安了。

「那是我拿命換來的東西呵！」

牛縣長心裡這麼想着就要發脾氣。

「老周臨走的時候，他說還要幫新縣長

的忙。」

「甚麼？」
這句話可激動了牛縣長的心，他想要痛罵，可是罵誰呢？罵周主任嗎？不對，他痛恨這世態的炎涼，漸漸又惹起他擔心起來，如果周主任一板起面孔，恐怕就不好辦了。

「他是我的人哪！」

牛縣長隨着又說了這麼一句。他心裡揣度着這件事，年青人怕是靠不住，不過現在談不到用甚麼手段，只要他能給付出一半，

也沒有甚麼遺憾。可是如今牛縣長不敢有這個把握，每天就是讓病纏磨着他，不用說旁的開銷，就只醫藥費這一項，恐怕每天沒有幾十塊是過不去，再加上煙費等等，實在顯得錢是禁不住花費的。如今簡直是死井裡掬水，只有一天比一天來得艱難了。

「我沒過過這樣的日子！」

牛縣長把話剛說到這裡，好像有句話要說却又嚥回去，只用眼望了望太太的臉就沉默了。

「我看，劉五爺那筆款子怕是靠不住，但多少總算掙過來點，你也不用去想他啦！反正，人在情在，用不着你，誰還要買你的賬。」太太好似是勸慰着他說：

「我也是想，如今的日子可不比以前了，處處得節省，有道是細水可得長流，像這樣長此下去，咱們可得有個罪受，我恨我的病……」

這時候太太的眼皮慢慢往下垂去。

「我要是沒有這個病纏着我，他媽的！牛縣長的臉色有些青白了。」我毀了這些沒有人心的王八蛋！」

「你不是有病嗎？那麼就沉心養病吧！」

(未完)

讀者呼聲

編者先生：

以前，在瘴氣陰霾的出版界裏，先生們會用心血點起了一個火把——先生，在這火把的照耀下，我們可以看到陰霾氣室息了的，熱心讀者們慰藉的亮爾了。實在先生在文化界是有着牠墾荒的崗位，而牠也始終負責地担起了牠這偉大的墾荒使命，公開了先生們的心扉，堅決地前進着。

在這仍讓我們感到滿心淒涼三十一年前的出版界里，先生仍是堅定着主張，背負了墾荒的使命，艱苦的前進，仍然不失為陰霾瘴氣的出版界裏的一隻光明的火把。然而用光明作比，由於出版期數的過少和篇幅的銳減，我們只能說：先生僅是因灼的一些螢火，不能照徹消除文化界的瘴氣陰霾的。但我們更護它更欽佩先生們能向讀者公開自己的心扉，所以我願向先生聲訴，和先生們作一個「通聲」。

- (1) 藝生篇幅的增加和刊數的添增，是今後讀者一致的要求。
- (2) 唾棄那些頑固的，無聊的裝飾的作品。
- (3) 多刊適應讀者需要的形形色色作者的碩果。
- (4) 多刊照片。
- (5) 多刊創作。
- (6) 準時出刊。

我們更希望藝生能更闡展文化墾荒的使命，去淘汰畏縮的，退嬰的，去照徹消除文化界的瘴氣陰霾。祝撰安愿先生把力和熱集中於藝生的成長上。

宋肖先生：

宋肖 讀廿八期藝生後於濟南

足下把藝生比作一支光明的火把，我們婉不敢當。但，我們對於藝生雖曾用過了無數量的心血，這敢明諸於讀者的。去年藝生本

身，殊有負於讀者期望，這很使我們感到莫名的悲痛！不過，先生！請看一看，一切物資是這樣昂貴而缺乏，讓我一個人又有什麼辦法呢？現在又是一年的新春了，我已經決定盡最後的人力來為藝生一謀生存之道，先生，這裏是需要同道者們的援助了。

關於足下希望的六點，除了第四點外，全無問題，皆可照辦。以後想以木刻代替照片，這是以後的話了。朋友！對於足下意外的進言，已表十分的謝意。為了藝生的成長，希望您永不要忘了她！

歐星 拜

笑星先生：

藝生社出版的「藝術與生活」、「藝生創作父庫」、「藝生文藝叢書」，我都讀過，內容很好，在荒蕪着的古都文壇，能有您這樣不辭勞倦地提倡文藝，誠為難得。努力下去，很有希望。現在我有一點拙見贈給您——藝生，算一件薄薄的禮品吧！

首先提到的：近數月來，藝生社出版「藝生文藝叢書」中的虹橋集、童年彩色版兩集，都是值得仔細的文藝集子。又如虹橋集、童年彩色版，有郭紹虞、林榕二氏作序文，是極好、極應當的。不過作者只署筆名，使讀者多不明瞭作者姓名閱歷……的一切，是為憾事！極需要在集內載出作者小傳——如原名、年歲、籍貫、閱歷……等文字，以資介紹。這樣於讀者作者，不是全有益處的吗？

除載刊作者小傳外，並要有作者個人的小影，木刻，剪影，進一步的介紹讀者，使讀者更清楚的認識作者。至於作者的攝影、木刻、剪影之排版，設計，您是藝術家，一定知道的，我也沒有發言的必要了！

再談到，藝生的文藝版與華北純文藝刊物的中國文藝，相較真是有過無不及啊！所以今後藝生在文藝上，多努力，多刊載佳品，更要多公開投稿，多出文藝和創作的集子，擴張文藝版……總之

註冊商標 果子露

消食藥糖片

潤腸 開胃 消化 消滯 食

屈臣氏信記大藥房

經理

北京前外大街欄口內

，我們有了專長，就盡量發展我們的專長，以求在文藝上有良好成就。

叢書的印刷，還要力求精美。校對先生要不斷續的認真工作，達成讓讀者找不到錯字。

我還有許多希望貴刊的話，一時想不起來了。

這就是我愛護藝生的誠意，也是作讀者應擔負的責任，冒昧得很，請原諒！

祝藝生猛進！

穆儀三一年十二月二日

穆儀先生：

足下一片天真，至誠的好意，真使我看了不知說什麼好了。三四年來，為藝生不知用了幾許心血，終以經濟的環境是如此的惡劣，以致得了一個連自己都不滿意的結果那還讓我向讀者說什麼呢！

謝謝您，你給我這些的貢獻。關於集子上附作者小傳像片等，倒可以試辦，惟這要看作者的意思了。而且往往有的讀者或許不予諒解，也未可知。文藝在藝生上是附屬比較人家可差遠了。今後倒願意擴充一下，請看以後吧。努力是一定的，多出集子也有可能。校對也能力求無錯。惟印刷的精美，這要看經濟情形如何了，目前尚不敢言定。希望您能永久的負起讀者的責任，來為藝生的向上而不斷的建言。

獻星拜

讀者呼聲

<p>請用 亞光快皂</p> <p>「亞光快皂」應人人必備</p> <p>「亞光快皂」是皂中之王</p> <p>出品 亞光快皂</p> <p>廠 廣 製</p> <p>街 雅 表 橋 天</p> <p>號 十 乙 條 六</p>	<p>腦 專 門 醫 師 馮應現</p>	<p>診 所 東 單 路 五 十 三 號</p>	<p>時 間 由 上 午 十 時 至 下 午 六 時</p>	<p>電 話 東 局 二 八 五 四</p>
	<p>齋 榮 葆</p> <p>店 商 品 食</p> <p>東 路 內 場 市 安 東</p> <p>九 七 六 〇 局 五 電</p>	<p>影 星 金 姬 羅 吉 絲 說：「我最喜 歡 到 東 安 市 場 榮 葆 齋 吃 點 心！」</p>	<p>歡 迎 糖 菓 餅 乾 專 做 西 點</p> <p>本 冷 熱 食 物 專 做</p> <p>刊 應 節 禮 品 茶 做</p> <p>經 售 各 種 外 點</p> <p>者 洋 酒 罐 頭 會</p> <p>光 顧 咖 啡 牛 奶</p> <p>顧 冠 顧 紅 茶</p>	<p>專 做 西 點</p> <p>糖 菓 餅 乾</p> <p>冷 熱 食 物</p> <p>應 節 禮 品</p> <p>各 種 外 點</p> <p>洋 酒 罐 頭</p> <p>咖 啡 牛 奶</p> <p>冠 顧 紅 茶</p>

電刻銀一高尚禮品

電話購貨請叫南局一九二九號

歡迎各地批發



地址前門外廊房頭條中間路北
專製電刻銀
盾屏聯鼎
煙盃
爵壽

家庭電刻所啟

德善堂劉宅

東四牌樓北邊錢糧胡同四二號前清王府總慶

真正王府舒肝丸 專治男
婦食，水脹打，嘔酸傳
秘堵滿適身串痛心跳失
眠煩燥起急眼乾眩暈常
犯頭疼酸懶麻抽一氣悶
鬱急切各症
真正王府濟坤丸 專治婦
月信不準血色失當經閉
乾勞赤白帶下子宮暗疾
久不孕育屢悠滑胎產從
虛損一切經帶孕產各症

千金散 專治小
孩發燒咬喉痰壅氣喘吊
眼背頭停食吐乳瀉痢肚
疹痲硬各症面黃肌瘦腹
腹大瘦蟲

廣泰自來水筆專家

鋼筆大王 雄據華北

水手牌自來水筆總批發處
經銷世界名廠的各種金筆



電刻姓名 免費修理

特點

白金筆尖磨平無價換

地址：北京東城燈市口南路十七號

護士之言

沈素婉小姐歷任各大醫院護士十餘年承她盡把歷年從各醫師處得到的意見告知敝廠特錄如下

(一) 維他賜保命對於國人之體質最為相宜

(二) 患者對於維他賜保命之信任心過於一切

(三) 有嫌注射麻煩者余介紹維他賜保命丸劑效力相同

(四) 各名醫皆承認維他賜保命之功效名譽製造一切都能稱偉大



天然治療強壯劑

維他賜保命

長命牌

補補
丸針



神經衰弱 性病淋病 腰痛背痛 腎虧遺精 貧血軟弱 失眠腦弱 胃呆便結 糖尿脚氣 月經不調 產後病後 戒絕鴉片

主治

上海信誼藥廠監製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辦事處：
天津法租界中街八十二號電話三〇六七四號
青島山東路八六號電話三一三二四號
北京前門內西皮市九號電話南局二三六九號
山東濟南市經三路緯二路東五七八號電話四〇二八號
烟台北馬路瑞成巷三號
電話三三三三號

北京鐘紡公司

高等呢絨西服材料
絲毛棉麻各種製品

中外應用洋品雜貨
新奇精緻化粧香品



● 二七四三，九〇四四(五)：話電 ●

● 號五七街大井府王京北 ●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卅貳年一月廿一日收到

三十二年一月出

每册六角